

長跪

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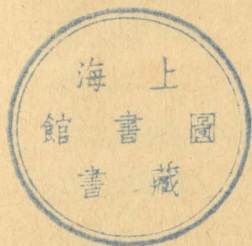


A541 212 0023 1323B

長 跪

洪 為 法 著

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



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三版

原價 國幣四角五分

特價 國幣一角五分

著作者 洪 爲 法

出版者 大光書局

發行者 陳 荇 蓀

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上海特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目 錄

長跪.....	1
爸爸沒有了.....	23
哭父.....	35
鏡中.....	45
青楓峽.....	59
憶楓峽.....	67
惜別與眷懷.....	77
蛙鼓.....	91
慢些.....	99
鴝鳥與鳴蟬.....	109
烏鴉的埋藏.....	113
渺茫.....	123

長 跪

長 跪

—— 哭父之後 ——

似水的光陰，他是條百鍊的鐵索，將我捆縛得再無些子迴旋的餘地，安放在生命的巨流中，匆匆的便帶着逝去了。父親！就是這麼匆匆，我已離開你兩年多了，距我寫“哭父”的時間，也整整有了兩年。在兩年前寫“哭父”之時，父親，你該知道，我那時的眼淚比蠟炬就燼時傷心落淚還落得快些；然而儘管落淚，儘管傷心，在不可測的未來，微微觀去，總像還有許多美滿的境地在期待我，有同碧海

青天中夜星的閃爍。在那裏，我便可盡一些應盡之責，一方面慰生，一方面慰死。啊啊！父親！我最親愛的父親！兩年來的我却已經醒了，真的醒了！我不但欺騙了家人，欺騙了父親，我更欺騙了我自己，我歷來著上的華采的虛偽之衣，一次一次的風波，使我不得不一件一件的卸下。父親！就在如今，我不願再欺騙你了，只有長跪在你面前，訴我兩年的慘痛，暴露出我卑劣的原形。

兩年來在我眼前總有一個奇異的黑影子在徘徊，並且一天一天的增厚起來。起初還是夜間遇到的多，如今，唉！幾乎無時無地不見到他了。與別人言談正是興高采烈之時，可以立刻斂容不語，緊蹙着眉頭；獨自讀書正是津津有味之時，也可以立刻拋撇下書卷，咄咄的仰視那沉滯的天空。這是不須多解說的，父親！便是那黑影在魔鬼般的作祟啊！

這黑影在魔鬼般的作祟，請你原諒我，原諒我能力的薄弱！自然，我也曾用理知去驅逐他，或是用感情去驅逐他，可是能力薄弱的我，如何能驅之遠去呢？於是我希望便一齊投入了黑暗，生命也便如遭遇到日光的冬日積雪，委頓銷沉得可憐。

——永遠的冬日呵，永遠的黑暗！……

父親！提到永遠的冬日與黑暗，這對於我才是至為確當的銘贊。在理母親還健在，我也還是二十幾歲的人，不應言志，不應說自己的青春已經消逝，可是我的精神與肉體不能容許我不說，我的思想以及所遭際的事實更不能容許我不說，——唉！不說又如何呢？未老先衰了！人到了未老先衰，前途有什麼光明偉大之可言？——永遠的黑暗了！

記得去年的暑假，我由武昌回來，勉強的將父親出了殯，忍心的送到一個冷落的禪寺中，一時念及，我最親愛的父親！我的眼淚止有咽下肚裏去，

在寂無人處去偷彈。房子不是我們自己的，久久將靈柩放在家中，這如何能行呢？母親說：“你爸爸這一出門便永遠不會回來了！”是的，你何日能回來呢？朝來寒雨，晚來寒風，被謝的春紅，原無再回故枝的希望啊！如今家中各事，像都漸次恢復了父親未永訣以前的狀態：早上那麼起，晚上那麼睡，日間那麼操作飲食。這就像一條本來平靜的小河，偶然拋下一塊卵石，一時掀起許多水泡，佈散出許多水痕，在不久時間之後，自易恢復了原有的平靜狀態。可是，回憶是不會消滅的，死的慘傷也不會變為生的愉悅的。父親！你是長離我們了！表面的平靜總不能止着我心頭的激盪與慘傷。你一個人寄託在冷落的禪寺裏，鐘聲悠沉的敲着，風聲蕭颯的吹着，燭光沒有，月光也不會射進去的，漫漫的長夜，如何能消磨過去呢？如今天寒霜降，樹木都瑟縮的可憐，家中人都趕做棉衣，添上絮被，想與這

苦寒掙扎，等待陽春之來到，父親！你呢？永不會與家人團聚了！永不會再聽弟妹們歡笑了！永不會再有棉衣與絮被之禦寒了！風霜，任他侵陵！黑暗，任他襲擊！母親說：“你爸爸這一出門，便永遠不會回來了！”唉——

以這冷落的禪寺，原無什麼使父親留戀之餘地，而命運之神還來欺負你，父親！這又從何說起呢？那一次的火警，雖未傷毀了靈柩，也真險極。其時我在武昌，家中寫信告訴我，我心中怕不有萬千利刃在絞攪？後來揚地朋友疊疊來信，勸我將父親從速安葬，不必顧忌風水。啊啊！父親！你兒子無論智識如何淺薄，也不至顧忌風水，我已澈知風水是屬於富貴人的，貧無立錫的我，還能講到這些？然而風水可以不信，金錢却不可不有。父親之遲遲不葬，非風水所限，而實為金錢所限。人都說，只須一二百元，但一二百元又如何籌措呢？富有的親

友，他們和我們已站在兩個世界中。立在高處閑眺着隔岸的火警，紅光燭天，白烟瀰漫，自有奇麗的景色可供欣賞，誰還有閑暇從慘痛中發抒出一些同情，沒有同情，自更論不到相賙相卹了。至於一些能表同情的，而他們又多和我們處在均等的地位上，未足從物質上表示他們內心熱烈的同情以及深切的哀痛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還記得去年冬日一天的薄暮，我和K於晚膳後又無賴的踱到一片曠野去。寒風緊一陣慢一陣的吹着。幾棵衰柳，她那蹙損的眉葉，多半已散落在地上，祇有少數還依戀着枝頭。灰暗而愁人的暮靄，漸次凌逼了來；遠遠的軍號聲不知爲了什麼原故，格外吹得淒厲些。我們倆沿着一條小徑走去，脈脈不作一語。末後，走到衰柳面前，我拾起一些萎黃的柳葉，向着K說：

“這便是孤兒的象徵了！”

K凝了一凝，脈脈不作一語，眼眶却早紅暈了。這時遠遠從一座教堂裏送來一片晚禱的鐘聲。父親！“天國近了，你們速來懺悔！”我立刻記起耶穌的宏音，父親！我那時恨不和耶穌一樣的在十字架上磔死。父親的窀穸未安，遊子還在千里外飄流着。求學求什麼呢？寒不可衣，餓不可食，讓父親冷落的在刹院中，母親憔悴的在家庭裏，百般支撐撫育着弟妹，啊啊！天呵！

後來度過了年。我便到長沙去服務，父親！我爲什麼到長沙？此中的隱痛，你九泉該已知之。K對於我到長沙，曾慰藉我說：“你到長沙也好。客地除却苦寂，酬應費用該要少些，等到暑假總可聚得一二百元吧？聚得一二百元是不易的，也可於暑中歸去完却一筆心事，——你到長沙也好！”K這所謂完却一筆心事當然是指父親安葬的事了。所以於我由武昌再流落到長沙的時候，除接濟家用外，

便真想積聚幾文。多雨的長沙，伴着我流淚；卑濕的長沙，伴着我憂鬱。異鄉作客原是不堪忍耐的，而況我之所在的岳雲中學又百般的使人感覺到不暢遂，更是不可一日居。然而，我盡力的忍着，忍着，忍到不可再忍時，父親！我想到你，想到你臨終時，從無色的月光中傳達給我的遺囑，我便還是忍着忍到暑假了，也曾積聚了幾文，省衣縮食的放在那裏，何意呢？人事原是不可測的，抵家以後却又輾轉的耗去，於是至今還將父親安置在冷落的寺院中。父親！我最親愛的父親！天國近了，我如何不向你長跪着懺悔呢？近一兩日來，霜風更是緊逼的難受。你兒子儘管看着同事的擁起羔裘。自己却還著的薄棉，瑟瑟的從早達晚。人們從齒縫中露出一絲唏噓之聲，這是惟一的對我之賞賜了。有時他們還向我說：“我身體真好，到如今還穿得如此少！”父親！帶着揶揄的贊揚，怕比真正的揶揄還難忍

吧？不能發揚的你兒子，不能爭氣的你兒子，也祇有吞聲的受人蹂躪。我不能將他們扯了降到與我均等的位置，也正和他們不願將我提了，升到與他們均等的位置是一樣啊！因此，父親，我想你至今未能安葬，冥冥之中，必也受鬼之擲揄，新鬼大，舊鬼小，小鬼當必格外的兇惡。父親！如今你瑟縮的度此漫漫長夜，怕還比你兒子受苦了，此皆你兒子的罪惡——你兒子不能多積幾文，以致延緩至今。不能發揚，不能爭氣，父親！你白白撫育他一陣了！也白白期望他一陣了！

半年忍痛的長沙，夢想終於成了夢想，光亮的金錢先便不易轉到貧苦人的手上來，即幸而轉到一些了，也很易的從囊中逝去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加之我又太不練達世故，不能另設別法。父親！你是明瞭的，傲慢是你兒子的天性。媚意的笑容，蜜意的話語，使人家處處感受到甜適，從這甜適中

或可得些富人們的唾餘，呼與也好，蹴與也好。然而，我已說過，傲慢是你兒子的天性，又無論如何也學不會，這真無可奈何哩！近來自己也常引以自責，以為這不是處世之道，慢慢的悔改起來。第一，便是與任何人相見時，都報以很恭敬的鞠躬，奉以很嫵媚的容顏。人家閃話時，無論有事與否，總設法加入進去，說幾句動聽而又恢諧的話，博得大家的一粲。若是人與我有所商榷時，或者問詢時，甚至有所命令或責難時，預先恭敬的立起，笑容可掬的答他幾個是字，同時腰還略略的弓下。不過終於失敗了！笑容總掩不下臉上的憤嫉。在言笑時還能眉蹙着嗎？又能嘴拏着嗎？而我總須帶着蹙眉與拏嘴！足恭總掩不了骨骼的強項。在足恭時還能肢體不柔和些嗎？是處隨緣些嗎？而我又總不能柔和與隨緣。如此的支撐了一陣，父親，我失敗了，我也頹喪了！倔強，剛愎，傲慢，……這是我的

末路，於是我從前所曾允許過父親的一切，都成畫餅了。最近且連畫也不敢再畫，迷夢甦醒後的悲哀呵！

不過，在我子夜夢回的時候，靜靜的臥在床上，聽着遠近的寒犬的吠聲，給與我意外的怔忡。一時兩時的悠遠的鐘聲，沉沉的送到我耳邊時，總令我疑惑是城龍光寺特意送來的。這令人猛省的鐘聲，父親！不就是你送來的訓斥嗎？偉大的訓斥啊！於是我從消沉的海裏又探首外來看看未來的花園，將勞我最後的力，將父親安葬了，再做些父親欲做而未做的事，——然而……

如今我總算回到故鄉來做事。故鄉，我本應歡喜，這麼便可以和母親弟妹們接近些，也可多照料些。春花秋月的時光，故鄉總比客地好看，比客地來得賞心。這在我未歸來前，確曾如此想，也曾如

此希冀，如今歸來五六月了。春花雖還沒有到，秋月却已見到草草的勞人，任你罷，秋何月而不清，月何秋而不明，更有何賞心的樂事？秋風打到我心上，我便不得不委縮許多，使我成爲一個委瑣不堪的小人物，儘管我一方面努力，另一方面也時刻感覺我自身能力的薄弱，不足以振興家業。

譬如，人都不能將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消除淨盡，人也不能將自己的心與別人交換一下，設身處地的想想，人更不能澈頭澈尾的原諒人：這原是我從前的幻想，却都變做了如今的實感。

父親！請你先聽着罷：你兒子已於本年七月裏結過婚了，父親！這是件終身大事，你聽了後，爲我喜歡還是爲我悲傷呢？若若是你兒子所心愛的一個人，經過了幾多波折，才有今日，似乎應爲我喜歡，但是如今的心懷，已非疇昔的心懷，如今的環境，已非疇昔的環境。父親！一切你都離開我遠了，

窮愁壓迫在兩肩上，誰能分些去呢？年光何日能夠倒流，你兒子的青春又何日能再？斟滿了壯年的苦酒，在眉峯緊蹙之中，慢慢的吮吸下，此中的歲月，父親！你兒子成婚後的樂趣又將何處追尋呢？她儘管還是愛我，她總不能愛到我的愁苦與我的困窮呀！

至於母親也還算愛我。她能看見她兒子又成立了，在外面社會上彷彿有了這麼一個人，雖則很微末渺小，也真心懷樂意。不過，父親！總恨你離我們遠了，四周的枝柯，即漸次敷榮了，而當中的幹木已無生機，這如何不會母親喜極而又涕零呢？並且你兒子又不能博母親永恆的歡心。是的，母親總是如此想，如今在兒子手邊過活，遠不如父親的時候了。父親！若真是有這樣，請你譴責我罷。我不偏愛誰個，而人都疑惑我有所偏愛，這原不過疑惑，未必是事實之母，都能增進相互間的隔膜。隔膜厚

了，誰也見不到我了，於是我更投入了失望的海底。

雍穆是家庭中最應有的現象。有了雍穆，也才有振興的希望。父親！這確是我之不是，請你也譴責我罷！我是知道家庭中應當雍穆的，而我在家中便時常愁苦。面龐總像秋來的落葉，暗淡而慘苦，換一句話說，我臉上祇看見秋痕，再不能見到些春色。一時想到此，一時又想到彼；一時想到淒涼的過去，一時又想到渺茫的將來。我生了二十幾年，沒代父親做過一點事，父親生前如此，父親去後之兩年多中還是如此，這還有什麼歡愉呢？自從結婚以後，他們都是這麼說，“你此後真是大人了。”啊！我有什麼大人的資格呢？我能擔當家務嗎？我能整頓家政嗎？我又能振興家業嗎？我的希望是水月，我的事業是鏡中花。父親還支撐着撫育家人至三四十年，我怕連十年也不能支撐下去，啊！向

秋先零的我呀！他們又是這麼說：“好了，你畢業了，婚也結了，你家裏就望你支持呀！啊啊！不錯！業也畢了，婚也結了，人也大了，推也推不去的事，憑着良心要去支持，然而憑着力量又如何支持？教育界是清高的事業。因為清高的原故，便應飯也可少吃，枵着腹，從着公，家室更可任他號飢啼寒去，仰屋興嗟去。父親！你是嘗盡此中滋味的，我如今也來嘗這每况愈下的滋味了！學校中沒有錢發，別的處所也無所借貸。入秋的飛蛾，在窗角上躲藏起，寒冷畢竟是無情的，依舊襲擊他，窮途末路的秋蛾，再無法想了，時時轉動他瘦軀，撲撲脂粉已褪的雙翅，總還想尋一點避難的樂土，父親！你兒子便是這隻秋蛾了，每當家中拮据到不能堪時，迴腸百轉，欲前又却，總須在腹中躊躇數天，才鼓起勇氣，向校中當局商量支付幾文，啊！那時的地下，何沒有地洞可以給我鑽入呢？如此的情況，父親！

如何能使我心上燦爛起歡愉之花？

母親已是年老，如今更覺瘦削。家中還是從前那麼艱窘，她也還是從前那麼操勞，這使我已經難堪，而母親在愛我的表面上又添上幾縷周旋的痕迹，在家中拮据時我之愁苦時爲尤甚，——這怕是家中不能雍穆的根源，只是我能力薄弱，愁苦不已的結果。唉！我祇好喚着奈何！我祇好喚着奈何！

如今我已將苦苦另住了。爲什麼分住下來？父親！我又想再告訴你，此中的消息，我祇想永永埋在眼淚中間，能夠腐蝕了去便更好了。總之，我的稟性，我的能力，連帶着我的事業，我的金錢，都沒有使他們於寒微中在一齊還是歡樂的可能，如此分下來，大家總可比較的自由，與安逸些，便將所有的煩擾，都積聚在我一個人身上罷！此後我願做個耶穌，赤血淋漓着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，還爲人祝福，不過，父親，還請你助我的勇力呀！

現在，順便再陳述些姊妹們的消息罷。

大姊與大哥還是那麼樣。大姊是青春過了，她的青春已經追不回來，她的幸福也已被青春帶去。她在家中，操勞也真操勞夠了，含酸忍苦也真含酸忍苦夠了，然而她的歸宿地又在那裏呢？秋風秋雨一番番的過去，她的顏色隨同着嚴肅起來；嚴肅中的悲哀啊，我真不忍看了。母親說：“她歲數大了，這一年一年的過去又什麼說？”又說：“你是在外面做事的，也該留意，儘是這麼過去真是怎麼了？”我知道這是一件不了的事，她是個時代落伍者，不足以自尋歸宿之地。幾番我總想爲她謀劃，總不免失敗了。失敗的原因很多，而歸根於我之能力欠缺，父親！這是我應當負責的。

大哥現在是有一個事了，雖然很微末，也藉了舅舅的光不少，他們以爲代大哥謀事很不易的，他們又以爲代我家謀事，總是不甚順利，而況又是些

素來心高命薄不足使他們心悅誠服的呢？不過，我們也不應怪他們，人情原就同秋雲一般薄的蟬翼，受不起風吹，經不起雨打。父親之長離我們，同樣對於人情就釀成了一番風雨，這本來輕薄的人情，就更輕薄了，輕薄的人世！輕薄的人生！

二妹呢，她已許聘了人家，在明年春間出嫁。明年春間啊，二妹便離開我們去了。悲莫悲兮生別離，父親！我已不敢再向下想，人一到貧賤，什麼事也都不能稱心。二妹之嫁，看着光陰如何迅速的過去，對於她的事也看着一絲未曾預備。母親說這是做哥哥的責任，而做哥哥的我，雖已在外做事，却至今一籌莫展，如今的我什麼都望望然避我遠去，祇剩了窮愁潦倒；窮愁潦倒的哥哥，怎能不忘却他的責任，不辜負他的妹妹們呢？父親！我不乞你的原諒，祇求得你的譴責了。

三弟四弟呢，他們一個已入後期師範，一個也

入了前期師範，他們如今都很好，都很勤苦。他們知道家境之式微，他們便真努力於學業；他們知道經濟之不寬，他們也就崇尚於節儉；將來克振家聲的，必是他們了。

至於三妹四妹，她們都又上學。父親！四妹是你最疼愛的，她比從前長大多了。記得從前她才學寫字，父親常笑她寫得像蚯蚓，如今寫得整齊多了，差不多每天都要伏在桌上寫許多字：她兩個小眼睛絕不轉瞬的祇注意在紙上。唉！年光不可倒流，逝者不可復回，教從何處請父親再來一看，藉以一粲呢？父親——

父親！年光不可倒流，弟妹們漸長，我也越覺責任之重大，能力之棉薄，還是這麼一句話，未老先衰了！

此兩年中，父親！我受了些什麼苦痛，我心中添上了些什麼傷痕，這怕祇有天和父親知道了。記

得英國一個詩人 Thomas Gray 在他墓畔哀歌上曾經這樣說：

Full many a gem of purest ray serene
The dark unathomed caves of ocean bear;
Full many a flower is born to blush unseen,
and waste its sweetness on the desert air.

父親！我已很知道我的事業，我的希望，都同冬日的積雪，遇到日光消溶了，夏日的游絲，遇到罡風飄逝了。我已甘心任名子寫在水上，這兩年靈肉上的風波，早將水上的名子激盪去了，去的遠了。兩年中一事未代父親做好，身心倒變相的疲憊了下去。然而在一剎那間，也曾將我比為深海的珠光，窮谷的花朵，藉 Gray 的詩句去自慰，實則我又何嘗是珠光是花朵呢？

我常想：從我生降以來，像就沒遇着歡愉，也許我投身為父親的兒子時就專為攜帶了許多不幸

來的。所以我生之後，家中更日漸衰敗，衰敗到無有立錐，還說什麼呢？還說什麼呢？這都是我之罪過，我因為要彌補我這罪過，才努力的求學，噙着眼淚，空着囊橐去求學，不想我學未成，父親已長逝了。父親既已長逝，我的責任更重，而事變之來，總不能使我樂意一點，將責任完畢一點。這苦寂的人生啊。

記得在長沙時，我很悲苦，三弟寫信來安慰我，以為我們必有將來的花園可以實現，祇須努力前進，不躊躇，不消極。四弟也一樣有此意思。父親，他們必能為你增光，請你放心罷。我在這裏祇願再做一隻海鳥，盡我最後的責任，可以盡的責任，首先將父親葬了，而後再勉強為家人做點事。正如一個遼闊無邊的海洋上，風也起了，雨也降了，波濤也怒吼了，瀰望盡是海霧。這海鳥再不能出去覓食為他的老母與弟妹了。他向海水悲鳴了一陣，他之

最後的謀獸，便是用自己的利爪，抓裂自己的胸膈，供獻出身上僅有的殘血與病骸，這海鳥，父親！便是我的象徵，亦是我今後的徽志；然而又何補於父親以及他們呢？我總是一個負人的人，父親！你再聽着罷！

If Winter comes,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?

我是秋天，我是蕭颯的秋天，如今嚴酷的冬天，奄奄若無生氣的冬天也到了，Can Spring be far behind? 且讓弟妹們醞釀成一個璀璨的春天罷，請父親等待這春之來臨，請父親容受我這長跪與懺悔！父親！再見了！………

十四年在揚州

“爸爸沒有了！”

爸爸長離我們已是半個多月了。只有陰鬱的雲霧，瀰漫在整個的房屋裏，從早至晚，不會有一刻消逝了。天井下面障着明瓦的篷，使得屋內格外黝黑。靈柩前掛着白的孝幔。幔前是座容亭，裏面是掛爸爸照片的。在前面桌子上，正燃點着白的蠟燭，顛顛的要滅不滅。一旁的地上，更放了許多銀色的紙錠，杏色的紙箱子。母親不開口，我也不開口，別人也是一樣。或是托着腮，或是攪擦衣角，或

是向爸爸的照片痴望，爲了什麼才如此，這惟有各人自己明白了。在相差不遠的情狀之下，仍然有各個不同的衷曲。

片晌之後，母親站了起來，慢慢走到房內，在箱籠裏翻了一陣，接着叫喚我，又叫喚我大哥一齊進去。她將爸爸的零星什物，一件一件收到箱籠裏去。她將從前寄回來的家信，依了號碼，一號一號的疊好。

“秋兒！你爸爸的字跡就祇有這一些了！此後再不見他寄信回來了！……秋兒！我們此後也該寫寫字，像你爸爸這樣好！……”

“……媽！……”

我真不敢回答什麼，本來我的字是不好。爸爸在時，常常勸我寫字，說我字寫得很韶秀，如再練習練習，便大可看；可是我總懶着不寫。

——爸爸！求你原宥你兒子，你兒子辜負爸爸

的好意了！

這時母親揀到一捲字畫，都是爸爸在世時情人寫畫的，輾轉的請託，也正費了不少的口舌與時間，當拿起時，又向我和大哥說：

“唉！你爸爸在託人寫畫時，他就常和我說，將來買一所好屋子，收拾得好好的，將這些掛了起來，……如今不談了，……秋兒！通兒！就是你們將來發達了，你爸爸也看不見了！……”

後來她又將他曾經用過的東西，如眼鏡子，錶，烟嘴子，筷子以及梳子等等，都一一放在箱子裏去，她每放一件，都重複看幾遍，有時看的久了，淚珠斷綆似的陸陸續續的落到上面，她就又悵悵的將這拭去，抽幾口氣。我立在一旁講話與不講話都是不妥的。有一個沉重的鉛錘，正在我心上一下一下的打擊。所有的血淚，像都被激到喉管裏來了。好半天我才悄悄的走出，瞥眼就看見二妹正端

了一盆水來。

“這做什麼？”我走近她面前問她。她帶着極哀懇的聲腔向我說：

“二哥！你看這壁上不是還黏着爸爸寫的春聯嗎？我想連上面加上的白紙一齊揭下來，二哥！你就來扶一扶我，讓我好爬到橈子上去。”

二妹真是上橈子了，她用一條手巾，蘸濕了水以後，向春聯上拍了又拍，她渾身都是淋的水，兩隻手弄得通紅。

“怎麼，還不揭下嗎？”我在下面問起來。

“不要躁，急了是揭不來的，……二哥！你看，這一張揭得差不多了！……呵！破了！再弄點水來……”

二妹一張一張揭了下來，又用紙包好；她向我說：

“二哥！你去寫幾個字在上面，莫到後來被認

錯。”

我退到書室裏去。

坐在椅子上了，墨也磨好，筆也放好，寫怎麼呢？遲疑了半天，總沒想出一個字來。放在我面前的，正是一面鏡子，從鏡子裏，我才看見我最近的形狀：蓬蓬的頭髮，瘦削的面龐，面龐上滿呈着沉滯的灰色的愁雲，早不是一個春花正開的青年了！

本來，沒有爸爸了，船航到海中，左右都是風濤，指揮一切的船長沒有了，如何不使人肝胆欲碎呢？家裏的事，是一束亂麻，自己的前途，更是一片黑暗，希望沒有，解決也沒有。自從爸爸離開後，心上起的一陣暴風雨，真是使我害怕。我就將那些事一齊捆縛在一個盒子裏面，放在一邊，再不想去開他，也不敢去開他了。那裏面有崢嶸可怕的魔鬼，他是在命運之途上簸弄慣我們的。我終日只有昏沉沉的睡，母親疑惑我有什麼病，唉！她那裏會

知道呢？現在悵悵的對着這爸爸的遺澤，喉間總是咽着一團冷冰冰的東西，是眼淚罷？我真想不起應當寫什麼，只有戰戰的又開了盒子去搜索；這麼，得到應寫的什麼了：

“爸爸！這是你的遺澤，我的懺悔，……”

寫到懺悔兩個字，我已不能再寫。從我的眼中看去，像這懺悔兩個字，漸漸大了起來，每一筆畫中，又呈現着許多小懺悔。我是覺得太對不起爸爸了！若是我不升學，在外面和大哥一樣，找個小事做做，約略貼補貼補家裏，父親擔負的責任也減輕點，辛苦也可少吃點，或者也不至於病，就是病也不致死去。到了病的時候，又總以為是不甚要緊，先幾天也未作慌，後來醫生回絕診治了，才忙了手脚，然而如何來得及呢？

——啊啊！養育你的爸爸，便這樣不愛惜他！現在呢，爸爸沒有了，家中諸事掣肘起來，才悔恨

不已，又怎能挽回得來？你是一個負罪深深的兒子，啊啊！你從此再不配做你父親的兒子！……

在他心的深處，用另一種聲音來叱責我。唉！唉！我是免不了叱責的，在爸爸初病時，我總說母親們好驚慌，爸爸時常有病，這也不過是老病，不會妨事的。我之升學，雖然不敢向爸爸要錢，然而爸還常有錢寄來，累他在外不得不東挪西借，辛苦勞碌。爸爸原是望我用心求學，然而在我自己想，並沒用功，爸爸望我保重身體，然而在我自己想，是沒保重身體。我祇覺得這兩年只是欺騙了爸爸，想到爸爸臨歿時，將全家從無言的哀話中囑咐，我的情形只有無邊的哽咽了：

——夜已深了，爸爸用顫慄的手向各人都握過了。這時他又流淚，介在鼻梁的左右直滴下來。向我再四的點頭，我差不多和他握過三次了，他還點頭招我近前去。他在被上畫了許多的圈子，圈子

是什麼意思呢？

“爸爸！你心裏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呀！”

他還是沒開口，像決了堤似的，兩行老淚直湧出來。手顫動的比先前更厲害，他的舌本來已經木強了，有什麼話可以向外說呢？

“爸爸！你畫的圈子，是不是指我們一家嗎？……爸爸！請你放心，我受教育的年限既是最長，此後家中的一切，我一定盡力去照着爸爸的意思去辦，爸爸！……家中的一切有我請放心罷！……”

我說的時候，哽咽橫在中間，頓了幾次才說完，似乎他點了一點頭，帶着過分傷懷的色調，又看了我一眼。從這一眼中，他像就將他未盡的責任交了許多給他所期望最切的兒子，我了！……

這半月前的景光，又鮮明的在我面前，唉唉！我有什麼資格去代爸爸盡責任呢，我是哄騙他的！

——爸爸，我負你了！我也負一家人了！……

勉強揩了眼淚，將這包春聯去交給母親，她正獨自坐在房裏，向着放爸爸遺物的幾個箱子垂淚。

“媽！這是爸爸寫的春聯，給二妹揭下來的。”

“唔！”依然垂淚。

半晌的沉默，她又向着我——

“秋兒！你校裏不是還十天就開學了嗎？”

“是的，十天！”

“你借的錢，他們有回信來沒有？”

“允許是允許了！……不過，媽！我不想再……”

“秋兒莫作這種痴想。無論如何，你還有兩年總須上完了。你爸爸在世最喜歡你，你不能孤負他，半途而廢，……家裏便是再窘迫，你當然還是要上學……”

“家裏如何說？媽！舅舅們是靠不住的，說我家這樣不好，那樣不好，說我家這人不好，那人不好，這就是不願幫助我家的表示，我們又何必去哀求

“剛才二舅帶着阿保還買了許多糖。我叫了一聲，他也不回答我，媽！後來他們就回到他家裏去了！”

“滿兒！你是沒有爸爸了，沒爸爸的孩子，怎能和阿保比？……”

母親將四妹抱起來，吻了又吻，在四妹的臉上頓時添上許多酸辛的淚迹。

“滿兒！你放乖些呀！你爸爸沒有了！”

黃昏漸漸侵襲了來，室中更覺幽暗。我雖還坐在母親旁邊，已模糊不甚辨清，剩了絲絲的哀嘆聲可以互相聽到。

——就讓幽暗的黃昏來吞沒了我們罷！……

十二年在武昌

此
页
空
白

哭 父

我最親愛的爸爸！（如今我才確實地了解，爸爸，你才合被我稱做“我最親愛的，”）你離我已有一百天了。在百天前你可憐的兒子，還朝夕伴着你的病軀；百天以後，却斷梗似的飄泊在千里外了。爸爸，在你去後時，我便想寫點東西來紀念紀念你，但是到現在都沒寫成一字。唉！這非是兒子不肯寫，實在你兒子的名子和作品都是寫在水上的，經不起波濤的激盪，不足以紀念你呀。

今天家裏不知是怎樣，不知還能禮點經懺吧？昨天母親來信，還說到你百日的事，家裏沒有錢，不知怎樣設法，爸爸！你在地下有知，想到家裏現在的狀況，也許痛心的？母親自你去後，不知哭了多少回。她身體本來衰弱，這麼，近來更弱了！我雖是時常勸她，但是我也含着一團說不出的悲哀，又怎樣去勸止母親的悲哀？當你去時，爸爸，家中便感受許多說不出的委曲。在母親的意思，以為辛苦一世，這最後一着，總得要各事辦得好些，盡盡我們幾十年累你的這欲報無從的心。但是這終不能如願，伯伯舅舅們的幫助，是情分事，不是本分事，怎好多累他們？你兒子如今還在上學，更從那裏覓出錢來？各事的將就，只有令你兒子們吞聲飲泣。你在地下許是知道：便是各事將就，你兒子已經受到許多‘不知世故’，‘不通人情’，‘心比天高’，‘命如薄紙’的批評了！人間原只是冷酷，人與人中

間原都有隔膜。這個也只有詛咒人生，詛咒宇宙，怨不到別人，有幾個錢的人本都是知世故通人情的！爸爸！你是飽經憂患的，你兒子們傷心的地方，也許求得你的原諒吧？唉！

你兒子因為校裏已經開課，便沒法又到武昌了。原是不想到武昌，但是，爸爸，我不把這‘高師’工程築完了，將來又怎樣去支持家事？母親更三番兩次的說，“不能因為爸爸死了，你便不上學；家裏便是窮困到極點，你也要上完了，庶不孤負你爸爸望期你的心。”唉！由這種種原因，也只有噙着眼淚離家了！離開悲愁交集的母親了！至於一切用費，也是我東扯西拉來的，其中所受的痛苦比起往年更多。這可不必詳細告訴你，爸爸，何忍再累你地下傷心呢？大哥自你去後，一切的事情過問的很多。如今還在家裏。他時常想出去做事，但是至今

還沒覺到機緣。爸爸！在這種冷酷的社會裏孤子是最苦的。一請求到人，話語重些便是“心高氣傲”；話語輕些，便是“庸弱無能”。大哥又不通世故，不知人情，謀事更是難上難呀！有你在世時，總刻刻代他設法。自你去後，誰還注意到他？我也曾請過舅舅們，可是舅舅們事體又忙，雖是心餘力足，也不能顧到！——這個你在世時，也已十分明白！爸爸！命如紙薄的兒子們不和你一齊離開塵世，也真徼倖了，至於三弟，現在已在五師上學，記得去年暑間三弟考五師不取，你急得什麼似的。後來設法讓他補習，今年考的時候，你還斤斤問他成績。考得好些，和我笑笑，考得壞些，便露出些不快活的樣子來，及至考取了，恐怕三弟看榜不清楚，還叫我去看看——後來又想法代三弟忙學費等等——這都是八月前半月的事。等到九月一日三弟入學，你已不認親眼看見了，爸爸，三弟至今還是那樣，

成績方面平平。但是你也不必憂慮，你兒子總可以告誡他的。談到四弟，現在他一切都是我管了。他在小學畢業，成績最好，還考第一，他很喜歡，我也喜歡——可是你又如何看見？大姊，二妹，三妹，也都好，他們來信是這樣說。四妹還是上學。四妹是你最愛的；你去後，她痴痴地幾天。唉！她脆弱的小心裏已經深深種下了悲哀的種子！你知道嗎？

記得當你臨終的時候，你緊緊握着我手，只是向我苦笑，另一隻手不住的在褲子上畫圈子。爸爸，那時，你怎樣便不能說話了？——可是你這樣向着我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：這一家此後將全要我來維持了，是不是呀？爸爸！請你放心，你兒子這一生沒報答你養育之恩。現在所能安慰你的，惟有盡力來維持家事！爸爸，我在武昌還有一年半，此番出去後，再也不上學了，母親我總想法使她老年快樂些。大哥我也想法幫助他，三弟在師範卒業後，必

使他在社會上好好做一個人，我如行有餘力，或者再使他升學，四弟他現在還小，他既是很聰明，我總盡力使他好好上學。爸爸！你兒子近年來，受足了痛苦，從前的雄志，已經消磨了不少，雖想在這短促的生命之途裏，爲下些可泣可歌的紀念，只怕有付之夢想！四弟後來居上，當然比我好些。日後四弟能做出點事來，爸爸，便算我報答你了！至于大姊，二妹，三妹，她們幾乎都是時代的落伍者，但是又有什麼法呢？我只有使她們各得其所。談到四妹，是你最愛的——自然也是我最愛的——你願意她上學，我必讓她上學好了。一切都請放心吧！你的精力已經用完，你的眼淚已經淌完，請你莫再悲傷。兒子還有未用完的精力，未下完的眼淚，要我做的事正多，我不做完了，不會便離開這世界的。有一部法國小說，名叫“小物件。”那中間有一個叫傑克愛酒特。他便是爲了他兄弟用盡了精力，以

至於死，我此後便實在做了傑克愛洒特，我便犧牲一切來幫助我妹妹兄弟——一切請放心吧！爸爸！

爸爸！我已向你說了許多話，你還曉得一些吧？唉！你生前養育的兒子，你兒子並不覺得有什麼大恩。在你去後，我才知道你對於你兒子一言一行中間，都含有莫大的愛力，莫大的恩惠呀，別人又那有你愛我的真摯？如今呢，譏誚你兒子的有人，冷視你兒子的有人，賤視你兒子的有人！爸爸！在你眼中看得你的兒子比什麼還可貴些；但是在旁人的眼裏，你兒子還值到半文錢嗎？我如今明白了，十分的明白了，天下最可愛可敬的便是“生我者父母！”孤子的孤字中間，原來除去悲痛而外，還有百身莫贖的懺悔分子呀！爸爸！請你恕恕我，我到現在才真正了解了“親子之愛。”

我想起來只有雄心，只有泣血，你去後，母親

時刻向我說，說你常談等到你過六十歲時，把你一身經過編成一本戲劇，在家裏設法演一演，是的，倘是真能過到那時候，你兒子們都已在外做事了。家裏景況，自然好些，你自然也能愉快愉快，但是你怎便過到五十二歲，便離了你兒子們呢？你擬好的戲劇的節目，我在去後，已經看過，最後的一幕，還寫的是“幸福”兩字。唉！幸福那裏呢？幸福那裏呢？豈是長離人生才是幸福嗎？我又記得你會向母親說算命的說你五十三歲應當死，心裏覺得很難過。但是你又曾向母親說，如其五十三歲過去，怕要剋子，——你又覺得剋子是老來最難堪的事，不願意看到。豈知才到五十二歲便長離你兒子們哩？我原不能信託算命等等的事，可是你爲我們犧牲了一切，以至於死，這確是真的呀！我又怎能不永遠記着這事，藉以澈知你的慈愛呢？爸爸，以你心的仁慈便不應死；以社會待你的冷酷，你又還有什

麼留戀呢？唉！你兒子看見你長離人世，也才真正知道了“人生之意義！”

世人待你冷酷，使你奔波了一世，今天愁我們衣，明天又愁我們食，你也不可再記着，記着又做什麼？人向你好，你微微一笑，人向你壞，你也微微一笑。我依着你過了二十五年，無論我怎樣不好，總是微微一笑。如今呢？一笑早隨着秋風秋雨以消逝。要見你一笑，除非是夢魂之中罷！

你遇事主和平，人却不和你和平；你遇事主退讓，人却不和你退讓。陰賊，嫉妒，譏諷，……緊緊的在你週遭，向你猶笑。到底使你蹉跎一生，沒發展你一點才能。你在社會裏沒得着一點慰藉，在親戚裏沒得着一點慰藉，便在家裏也沒得着一點慰藉。爸爸！人都孤負你了。

今天趁着你的百日，我和着血淚寫了上面幾

句話來哭你。但是這成什麼東西呢？別人讀了！未必便爲你和我落下些同情之淚。爸爸！再談吧！如今我看看書，還能在書裏看見你憔悴的容顏；唱唱歌，還能在歌裏聽見你呻吟的慘聲。我有時哀痛極了，也曾拼命痛飲過。結果是醉了，嘔了。醒來以後，想到你，反更覺沉痛呀！“千齡兮萬歲，共盡兮何言！”爸爸！還哭什麼呢？風霜淒厲，異地珍重！

十二年在武昌

鏡 中

這是昨天的夜裏。日間的市聲，已隨同了晚潮漸次消逝下去，剩有深巷的吠聲，還不時傳遞過來。傳遞到了窗前，是吠聲畏懼這室內黯淡的燈光罷，很快的又退回轉去了。這時，若若和我却還沒睡，正蚊蟲似的瑣瑣細語，如怨如慕。

“南京的錢，無論如何總要還一些哩！”她帶着哀懇的情調，羔羊的乞憐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我默然。從默然中我已告訴她這

是很難的事，使她失望的。

她也沉默了一會。畢竟悲寂的情懷衝破了沉默，在她曳了一聲長太息之後，又幽幽的訴說起來：

“我總疑惑校裏是可以發錢的。××那裏，在先已是告訴了，儘牟關內總可償還幾文，就是無法可設，也必法外設法，——這又怎麼說呢？到今天還是虛無縹緲。唉！早曉得這樣，前回回信時，也不——”

“不也不行，人家錢總是要還人家的，只恨窮困的教師做不得。書已教過，錢却沒拿到。教的時候，當局的人倒會拿出負責的面孔來問長道短，誠恐担誤他數百桃李；但是你教過了，你如去索錢，他便不能負責，就像要剝却他心頭的肥肉。當教員實在不是當教員，不過做——”我還憤慨的向下說，若若已用她瘦削的手掩在我的嘴上。

“何必來罵自己呢？”若若這一句，原帶有不少的慰藉的分子，然而我胸中憤慨的燃燒未易撲滅了。

“你不曉得，”我將她的手向旁面移了一移，“不是什麼罵自己的話，當教員在如今不過是當校長和學生的牛馬。什麼師嚴而道尊？真是笑話！韓愈時代已是笑話，現在百事進步，自然更是笑話了。笑話！當什麼教員？——還有奇怪的，發起薪水來一動就打折扣，又是八折，又是六折，就髣髴教員的生活費，家室的生活費，如吃飯，吃水等等，也可以隨同着七折八折似的。哼！這就是清高！饑寒貧苦所博得的清高！……”憤慨的火燄，愈燃愈高，倒將若若凝住了。她不再發一語，更緊的執着我的手，絲絲的嘆息，像銛利的鋼針一樣深深刺着我心上的創傷。

她在嘆息，我在悲苦，鼠子趁此又悉悉率率起

來。

“鼠子怕又在吃我們的米了！”她對於夜深打劫的鼠子，真是束手無策。室內的燈光，幽黯淡而消滅了，火柴也不記得放在那裏，她咤咤的咤了幾聲，僅僅說了這麼一句。——不知是怨鼠子的猖狂，還是怨我之不能相助呢？

一忽之後，外面風又起了。從屋前面吹動起，只聽到虎虎的一陣，已轉近我們的窗前，撼撥撼撥窗子，便要想侵襲進來。從窗隙裏送到的凜冽正是他嚴重的表示了。風的凜冽，使她更覺可憐，蜷縮起緊緊的貼近了我的身邊。

“唉唉！外面風又起了；怎麼說呢？……就是天和我們作對，無禮的落雨，沒來由的起風，……明天，唉！明天已是陰歷二十九日，挨也挨不過去，就拿我的金戒指和皮衣去典當罷！……我總不想當的，你校裏又一再沒錢發，明天就去典當了罷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這時的我，有話也是無話了。

今天我勉強的起來了。一夜的寒風，不知將太陽吹送到那裏去了；漫天都是沉滯的雲翳，正是和我的愁眉來爭濃淡。寒風的餘威，一樣的令人可怕，窗子也便不敢開了，就斜倚在書桌的一旁發瞪。若若這時在室內室外旋轉了一陣，才取出一個包袱來。

“這怎麼拿出去呢？”她苦笑着說，嫌包袱過於大了。前進還住了一家人家，大大的一包袱東西拿出去，沒有一點東西拿回來，原容易惹起人家的疑心，引起人家的詰問，這總有點難為情哩！並且他家的那位主婦，已經向若若三番兩次的自以為闊綽的吹噓過了，若再知道我們的當賣，此後的顏色語言間，怕還比向他們討乞來得難看吧？

——唉！我也不知道！若若的話一時使我無從

答她，心裏正是四顧的躊躇着。啊啊！有了有了！櫃子上正放着一隻藤籃，還是她來得聰明，已將包袱裝進了藤籃子以內去。

“這樣好吧？倒像買什麼東西去的。”她想藉這含有滑稽性的語言打斷我的沉默；片晌之後，見我還是無言，便又向我說：

“時候不早了，不如就去的好，此刻風也小些。早去早來，好早點吃午飯，……帽子和圍巾都在那裏……”

這時我才滯滯的拿了東西走出。走到天井裏了，她又追着，輕輕的向我耳邊說：

“有人問你，就說買生果去的罷！”

既已出了門，穿過幾條較為僻靜的街巷，不容不走向大街了。連日的陰雨，使得街上泥濘的不堪。風吹過去，行人踐踏過去，車子壓榨過去，總還是吹不乾，帶不了的。在我才出門時，原也想坐一

輛車子，但是車子在路旁雖多，總不問我。不但不問我，見着我走過，還故意低下頭或是掉轉臉，而見到別人時又高聲攪問起來了，這自然是因爲我穿的太不佳，至多只可稱爲一件敝裘，腰間又挾着一個大包袱，什麼教員，直是一個僕役，一個僕役，在他們的車中如何乘得起呢？其始這種景光使我慚赧，過後使我憤慨，再後又添上許多悲涼，自傷身世起來，反正到處受人欺凌了，今天就再被路上泥濘欺負一下罷，於是立刻決定不坐車子，低着頭小心的走去。

這低頭小心的原故，一面是防止泥濘過分的猖狂，一面却又做着我身上唯一貴重的敝裘的傀儡，論到裘已彫敝，就不應愛惜，然而我是無力辦新的了，敝的也要自珍起來。因爲無論如何，我總算做着一個中學校教員，如竟連敝裘都沒有，怕連校中的黃白狗也要向我多吠幾聲的；同事的挪揄，

更不必說了。此外我之低着頭，又意在避免相熟的朋友打招呼。在這種泥濘滿街的殘年，同學少年多不賤，自多高踞在人力車子上面，雙目閃閃，左左右右作得意的顧盼，誰會像我蠕動於泥污中，一手提衣，一手又提這似有遠行的籐籃？人到下賤的時候，知友固已少了下去，就是打招呼的朋友，雖然不費他什麼血肉，也會隨同着寥落。即使勉強略一招呼，亦不過驕矜的實際上的表白，又何苦自尋煩惱的去接受呢？

然而我雖不願去接受，魔鬼像有意要揶揄我：偏使我去接受；爲讓來的人力車，立在道旁才一抬頭時，已見到高踞車上的一個朋友了。他披着綠色的圍巾，戴着很時式的皮帽，手上還有一雙潔白的手套，由鞠躬變而爲鞠頸，似乎向我點了一點頭。啊啊！不但如此，他還擊擊嘴向着我的籐籃，問到什麼所在去，我才不知他是何居心理！

——哼哼！我提我的籐籃，與你何干？不鞠頸也罷了，何必加以輕蔑的指顧呢？好好！你們是闊人，我是貧困的一個教師，驕矜送給你們使用罷！……

朋友已經走遠，我在泥污中蠕動時，心中却向他如此的訴說，祇恐他不能聽見了。

好多年不到的當舖，如今又是舊地重遊。站得很高的那些估價的還是站得那麼高，並未一年一年短縮了下去；叫唱的聲音依舊那麼纏雜而噉殺，也未變了溫和些。只是我，變了變了！從前須得墊起脚尖，才將什物遞到櫃台上去，如今我的頭却已高過了櫃台，好多年過去的時光，就這一點上論，總算賜予我不少的便利，更無須那麼墊脚尖，墊得兩腿酸軟了。並且在那個時候，估價的一動就要和我為難：

“小孩子是不當的，家去換個大人來。”

我照例是不語。不語的結果雖是當了，却還給了我一兩句警告：

“這一回隨你去罷，下回須得換個大人來當啊！”

這真使我難堪，臉上泛起一縷縷紅暈，小小的心儘是在亂跳。現在我已大了，頭也超過櫃台，他無論如何不會那樣向我說了。不過成人的感傷，又那裏好於小孩時的紅暈呢！

我將什物遞上去，他便告訴我至多能當幾文，我立刻就承認了他，因為不承認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。當是當了，叫唱也叫唱了，祇是票子未曾寫好。這是一個閑空的當兒，我就退後去看看我週遭的同病者。他們衣衫襤褸的佔大多數，總伸長他們黧黑的頸項，向着一個個高踞着估價的人，臉上呈露出一些可憐的要求，要求些什麼？不用說是希望

他們發點慈悲多當幾文了。這種要求不但呈露在臉上，有時還表現在嘴裏。估價的人多半加以呵叱，回答些冷語。就中有幾個像是我所認識的。略一凝神，我已記起，那都是我的舊時鄰左。在從前我出入此間時，他們也和我一樣，勉強的加以區別，至多不過他們屢次當得很少，一兩角或者三四角錢，我比較他們多些而已。如今又和他們相遇了，由他們受到呵叱時，不發怒反是格外陪笑，這一點上，已足給我們證明他們十幾年來，老於此道了。

“三角錢當不當？……”

“……六角六角！先生！請你！……”

“……這能當六角嗎？已經有了補綻，你不看見嗎？……怎麼說？加一角，四角，再不添了。……”

“……好好！就是五角罷！先生！多了一角，我總還是要贖的，……”

“哼！你還會贖！……”

“嚇嚇！你看罷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真的，他們是老於此道了。當當贖贖，贖贖當當。他們的窮愁也許想藉這當贖，解脫些的，而其結果轉足增進了他們的窮愁，十幾年來便葬送在這當舖中了。他們有時救救腹中的飢，忽略一些寒，又有時救救身上的寒，忽略一些飢。在他們救饑的時候，不得不將禦寒的敝衣當去；而在敝衣當去後，賤體到不足抗拒外來的寒冷時，便又不得不將充饑的費用而贖出了敝衣。就是這麼，春秋佳日，都不屬於他們了。自然他們也從中得到許多經驗，如受到呵叱時還是嘻笑等等，但總不能使他們的鬚髮不白，額紋不增多啊！饑與寒更遞的侵襲他們的體內與體外，額紋與鬚髮首先便遭了變故。這不必是鬚髮與額紋不耐奮鬥，也真是饑寒之難受！

我想到此，百感交集，恨不得執着他們的手，細問他們別後的苦況。總恨被高等教育造成的圈子圈着，已和他們站在兩個地位上，莫能開一句口便又歸來了。

若若見我歸來，迎住問：“當去了吧？”

“當是當去了！”我懶懶的答。

“哈哈！去買生果的，生果呢？”

“生果還在店裏啊！”我已頹塌的坐在椅子上，帶了苦笑答過她的話後，惟從鏡中對着我的髭髮與額紋發瞪。

十五年在揚州

此
页
空
白

青 楓 峽

同到岳麓山的 I 和 S，都滯留在山麓的一個工業學校裏了，我便獨自向青楓峽走去。一條又曲折又崎嶇的山徑，再不聽得一點人聲。陽光像一片沉默着思想着的海，連山的輪在那裏。我沿着山徑在走，有時也故意向徑旁綠草叢中走去。在草上沙沙的踏步聲，於深山獨行時，確是一個極有趣味的伴侶。沙沙的聲響，有高下，有抑揚，和不知來源的溪聲相酬答。

這溪聲當我走到青楓峽的腳下愛晚亭時，在我的左邊，我的右邊，我的腳下像都有了，奏着一曲幽靜而且神祕的交響樂。矮小的灌木，杈杈桠桠的沿着山的高低漫佈着；我也辨不出溪水究是在那裏：從那裏來，又從那裏去。愛晚亭下面看是有一條溪水在流，然而祇是一小段，他從那裏來，又從那裏去，我也一樣不能知道。長衫提在手裏，草帽挾在腰裏。我立在亭子中間，真是有點熱哩，呼吸微微在喘，坐在石凳上，草帽便成我惟一的扇子，不停的揮動。這時的溪聲，像更貼近我周遭，更加響動起來，“去！尋到溪聲的源頭！”我自己對我這樣提議之後，便帶了一團熱情與希望，向着亭子後面走去。

沿着一條小路走去。轉過幾棵楓樹，那是赭色而且醜陋的石頭，那是斑斕的苔痕，那是綠茸的小草，我就在石頭上，苔痕上，小草上旋轉。這裏也是

水聲，那裏也是水聲，撥開遮蔽着的小草和灌木來看，也曾看見潺潺在流着的溪水，這對於我尋求水源的人，自然該萬分的欣悅，可是再進幾步便又不見了；祇是不可見的水聲，似乎不斷的在我腳下和前面響動，帶着一派輕薄的調笑：

“嚇！嚇！嚇！……嚇！嚇！嚇！……”

“嚇！嚇！嚇！”這才使我兩頰有些赤熱！我的步武有些散亂，向很深的叢草中走去。這真奇怪，究竟源頭在那裏呢？我屢次心裏詫異的想，却依然向前走去。草格外的雜亂，石格外的瘦削。石稜刺傷了我的腳，草中的荊棘又牽扯着我的衣服，擺脫是擺脫不盡，避讓也避讓不及了。

——啊！這怎麼辦呢？當我正在焦急的時候在我的腳下突然“刺拉”一聲，像有什麼東西才穿插過去。是田蛙嗎？聲音沒有這麼大，並且田蛙祇能跳縱，不能穿插的。是山兔嗎？聲音沒有這麼小，並

且不應如此輕便。是——啊！是蛇！我想過田蛙，想過山兔，不期然的想到了蛇，脚下凝了一凝。

“蛇啊！”這是隨同着驚訝的神情說的，“不回轉去嗎？”

正是在遲疑，脚下又是“刺拉”的一聲，“這一定是蛇！”我就退轉了，帶着怔忡退轉了。“耶和華上帝所造的，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”原是創世紀上的兩句話，却從恐懼中喚起了。

我退轉到亭子上的時候，看看太陽已是打斜，便又離開了那裏，向一條崎嶇的山路折上去。走了片晌，我帶着喘息一看，呵！青楓峽！莊嚴的青楓峽！靜默的青楓峽！幽妙的青楓峽！……青楓峽的一切，都在我望中聽中了。一望盡是合抱的青楓，隨順山的高下有意無意的排列着。赭色的楓樹幹上一塊一塊的是銀灰色的地衣。溪聲在楓樹林中響動，緊一陣，緩一陣，依然不知他是在那裏。一

陣兩陣的風吹送過來，楓葉便開始喁喁的絮語。絮語些什麼，我不能了解，許是論到此間莊嚴，靜默，與幽妙吧？貼近我身邊，有一棵更大的楓樹，苔痕斑剝，使他分外顯出老態來。樹根下有一塊憔悴可憐的大石，凹處沾染上許多泥污，凸處佈滿了苔蘚，石基又蔓衍出雜草與灌木，伸手攘臂，怕不是大石鎮靜一些，早已被雜草與灌木們吞併了。我掏出一條手帕，約略彈去石上的泥污，坐了下去，那棵大楓樹，這時便是我的椅背了。

我閑倚在楓樹上，靜靜的不費一點思索的隨意看去。斜陽從樹隙裏洒下來，一遍細碎的金子，落在草上，落在石上，落在樹上。雀子在樹上輕躍，把斜陽擲得更細碎了，又落在草上，落在石上，落在樹上。在樹隙裏窺見的青天是很有限的，我的週遭都被楓葉遮住了。溪聲在微風之後，送來許多涼

意，更容易使我舒卷着我的遐想；我想：

——若是這是一個秋天早上，楓葉不是這樣青了，紅得像血一樣。一夜的霜風，又摧折下許多楓葉，零亂的躺在地上，發出傷離的嘆息。我和我的愛人就在這林中話別。臨別的時候，有話也是沒話的，儘在沉默中相覷着。

“你——”我祇說了這一個字。

“我——我總是等你來。”她說得更低，忙的將頭低下去了。

有話也是沒話的，兩人還在沉默中相覷着。

一陣涼風送過來。我覺得有點涼，癢了一癢，我真不耐這沉默了。

“××，你冷吧？”

她搖搖頭，無話答覆我，在地上又揀她的楓葉。

“這楓葉你要吧？”她已揀起一片極紅的楓葉，

燃着向我說，同時臉上浮起一層苦笑。

“我要的，是你給我的我都要的。”我接過來在葉上親了一親，臉上一樣也浮了一層苦笑。

“我們去罷！”她站起來了，又緊緊觀我一眼。

山路原是崎嶇，她緊並着我走 走走幾乎跌到我的懷裏，她今天真像隻失乳的小羔羊，格外的沒力氣些。已是走得很遠了，她還不時轉頭向山上楓樹看看。楓葉紅得像血一樣，遠遠看去反覺鮮明。她又向我手中的丹楓看看。她低微的嘆息，低微的歌詠：

“曉來誰染霜林醉，

總是離人淚！”

.....

.....後來她哭了，不肯走了，便哭倒在山坡上。我也陪伴她哭。淚珠一滴滴的落在楓葉上，……——這是如何富有詩意的離別啊！這是如何

富有詩意的離別啊！

我有點陶醉了，陶醉在這冥漠的遐想之中，不是 I 和 S 尋來，可不就一醉不醒嗎？——不醒的醉呵！

I 和 S 儘催我回去，我一語不發，還想捕捉着適才的一個綺夢。在下山的時候，我轉頭向青楓峽虔誠的默禱：

“青楓峽！再見了！總有一天，我希望在這裏有一個富有詩意的離別，雖然這是無望的希望。青楓峽！再見了！”

十四年在長沙

憶 青 楓 峽

祇是 I 來的一封很平常的信，却又使我回憶到青楓峽了。

誰都是這麼說，“回憶”是件極有意味的事；假如過去的一切都敝屣般的拋棄了，或是流雲般的消逝了，總算一宗很不幸的生命上的損失。然而我呢，許是太受回憶的煎逼，不論損失與否，轉希望這不幸的來到；尤其是在如今木葉漸脫，涼風入戶的秋天。

真的，到我這種環境之下，當下的枯寂抑鬱，也儘夠消受的了。從窗前一望過去，如老人的面皮一樣的憔悴，這荒烟蔓草，再也看不到蔓草外還有些什麼。在這無垠的蔓草中，更有不甚整齊的幾列黃金槐。那些圓而又尖的黃金槐葉，在月光之下招展，總令我認做一羣小的魔鬼在跳舞。並且他們那種蕭蕭的聲音，越是黑夜，越是有風有雨，越令人聽到了難受，感覺出意外的淒涼。在我身邊，又無什麼人能相與作甜蜜的談話；每天在黃昏，或是在黑夜中，一盞已蒙上灰塵的十六支光的電燈，對我幽幽的亮着，外面斷斷續續的寒犬吠聲，和這無時無已的魔鬼的槐葉聲，直打到我心的最深處。呆呆的終不耐久坐，遲疑了一會，我便欲前又却的帶着孤寂抑鬱攢到被窩裏去。如此的生涯，過去的一切，啊，如何能使我感受到特殊的意味？那些回憶祇不過在這孤寂抑鬱的心田上，罩着一層惆悵的

帷幕——啊！令人惆悵的回憶！

然而祇是 I 來的一封很平常的信，這令人惆悵的回憶，才真推之不去，又攔到我的心頭，於是我再回憶到青楓峽了。

長沙總不愧為自古卑溼的地方！古人形容豐年，常說什麼“五日一風，十日一雨，”而長沙則是五日一雨，十日一風。地上還沒全乾燥，在我的窗前可又是兩腳如繩了。鉛灰色的天宇，像就永遠沒度過青春，難得顯露出蔚藍色來。日光總是垂頭喪氣，放不出光采。這當然使我不快。其能約略排除我羈旅之苦，而又覺到長沙還有一些可戀的，這便是青楓峽的原故了。

半年在長沙的我，至少有三三次到過青楓峽罷？那是春天和夏天，有和朋友一齊去的，有和學生一齊去的，也有蹣跚的獨自去的。青楓峽，在我數月

前去的時候，一望盡是合抱的青楓。楓葉青綠得可憐，隨順山的高下有意無意的排列着。楓根和楓根糾纏着，像血脈互露着的老人的膀臂。葉子和葉子承翳着，替遊人避去了難堪的驕陽。鳥聲在他們枝頭，溪聲在他們腳下。因為葉子翳鬱得太多了，儘管聞到鳥聲，也不知鳥之所在。又因為腳下叢草灌木太多了，儘管聽到左右都是溪聲。也不知其來從何來，去從何去。

溪聲是我所愛，鳥聲也是我欣然願聞的。並且在一陣兩陣的清風送到後，那一片雜有涼意而又悅耳的楓濤，更足使人賞心悅耳。我記得曾有一個人睡在峽下愛晚亭的石凳上，稀微的閉着雙目，靜聽那此出彼入的溪聲。又曾一個人睡在峽下愛晚亭的石凳上，苔痕上，小草上旋轉，尋找溪水的源頭。然而只在此山中，溪水之源，又在哪處呢？我終於沒有找到。祇是有一次和 I 同 S 赤了足在愛晚

亭下一段溪水中濯過去。

“秋，這水裏有小螃蟹呢，我們今天捉捉看。”

S 帶着童心說。

“好！我來捉！”我真弓下腰去捉了。

“聽說很多呢。”I 在凝視水中，像是證明 S 的話似的。

三個人在水中揭厲了一陣。腳觸到溪底的石稜，祇好一顛一顛的行走，末了也沒捉到一隻蟹。S 又說：

“假如有了幾隻蟹，再買點酒和醬油來，一面吃醉蟹，一面飲酒，秋！這是多麼風雅啊！”

他知道我有時喜歡淺酌低吟，便故意來攙引我，這倒使我口涎有點津出來呢：

“啊！啊！是的呢！……醉蟹……”

此外還有我一個人曾靜靜的坐在一塊蘚苔斑斕的赭石上，遐想着秋日的此峽：遍峽的紅葉，不

將成一血淚之海嗎？在我背後一株絕大的楓樹上，我在遐想之後，更曾拾起過一粒砂石，轉頭在楓樹上漫畫，畫出我胸中的抑鬱；一條曲線，一條似圓的圈子，又是山一般的弧線。畫過之後，我相了又相，真的，我久久埋藏着的抑鬱，似乎消逝些了。末後，我又相相，便在寂無人至的時光離開了那裏。

這些原都是陳迹，I 的來信都使我歷歷的喚起了，I 說：“前日遊麓山時，山楓爛醉，紅葉填谷，愛晚亭畔，無復溪水深深，碧草芊芊了。濯足捉蟹，何時可再，思之嗚咽。”啊啊！I 使我惆悵無已；I 使我明確的憶及離別青楓峽已久了！啊啊！流水的光陰啊！

如今已是深秋，我已委縮了許多，這楓葉自然也紅了，爛醉了，填滿了山谷，也舖滿了山路。腳踏在紅葉上，微微發出嗤嗤的聲響，又一葉一葉招搖的落在肩上，就是如此的凸凸凹凹的走去，嘴裏

或者再闌吟着“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於二月花，”啊啊，這就是偉大的藝術之宮，這就是偉大的藝術家。可惜我離開太遠了！霜葉紅到如何的程度，又醉到如何的程度，若是我真是隻嗷嗷的孤雁，總可露宿沙洲，慢慢的飛到那裏去看看。唉！如今我才知道，我連一隻孤雁都不如哩！——我慕你長空的孤雁！孤雁既不能做，也真I之迷離，這紅葉不是別淚點染所成的嗎？這紅葉不可代表別後之相思嗎？他也當拾些紅葉，綴成心一般的小船，放在長江裏去，上面寫好我的名子，也許我可以收到的。不必說這心一般的小船沒流來，就是一片小葉也沒寄到，也真I之迷離啲！

I說溪水不再淙淙了，碧草不再芊芊了。碧草總不免向秋先零的，但是溪聲何以入秋也沒了呢？那一派的溪水都寂寞的逝去，則青楓峽不也淒涼多了？他們流泛何處來，我至今還沒尋到了源頭，

如今又流向了何處去？沒有了溪水，當也沒有了許多小螃蟹的居留之所；如今且由秋入冬了，霜風也逐漸增長他應有的猖狂，這小螃蟹又向何處去逃避？——啊！可憐的螃蟹！我們沒捉到他們一隻，免於我們的咀嚼，這固是幸事，而終不免於受秋神之侵凌，這也是幸中的不幸。青楓驟然喪失了溪水的伴侶，以及許多活潑可憐的小螃蟹，哭紅了面龐，也許是爲了這個；我恨不能去問問楓樹們！

說到問問楓樹們，我又想起我“抑鬱”來了。我曾將“抑鬱畫在一株楓樹上面的。相別半年了，如今又已秋深，我那“抑鬱”怕不被苔蘚侵蝕去了嗎？記得人說苔蘚在秋冬發育也很快。我那無人解識的“抑鬱，”風吹吹，雨打打，又被苔蘚侵蝕了，若是我再去，教從何處追尋呢？那曲線，那圓圈，那弧線，皆是我生命上的鴻爪，如今怕連此也沒有了！我辜負了助我畫線的砂石，我又辜負了任我畫線

的青楓！此後不但人們失却解識我抑鬱的機會，連我自身也無從解識了！……………

唉！時光流水似的過去了。過去的一切，我們不能把持他使他不走，祇好放在着有芒刺的回憶中了。I 的來信，使我在當下孤寂抑鬱中，又添上一層惆悵的帷幕，回憶到半年相別的青楓峽，然而數千里的雲樹隔絕，I 又何從知道呢？滿谷紅葉的青楓峽更何從知道呢？都付與窗外蕭蕭的槐葉聲中罷！

—— I，再會！……………

—— 青楓峽，再會！……………

十四年在揚州

此
页
空
白

惜別與眷懷

明天我便須動身到長沙去。K 這依依的稚態，倒使我一顆心更是酸軟下來。嘴裏時刻說要收拾行囊，却沒收拾好一點；書還雜亂的堆着，被褥還顛倒的放着。前幾天讀書與睡覺的地方，和他總不在一間房裏；這一兩天搬到一齊來了，先是被褥，後是書籍，於是我倆的什物，不過一半天之間，便都麇集在這一間不足方丈的樓房裏。爲什麼移動到一齊來，彼此不明言，在各人的背後像都有一般

力在推送着。

既都搬到一室裏來，在先我們表面比起平時反像鎮靜了許多。各人拿着一本書面對面的誦起。我像也讀了幾句，定是這難堪的沉默在作祟罷，很沉重的在我肩背上壓抑不已，我便不得不將頭低些。面前的書原是平放的，已漸次斜豎起來，即將我的視線全行埋葬在這不滿方尺之中。應該受人憎惡的，該是窗外的寒雀了。儘在緊一聲慢一聲的增進室內的沉默的密度，淒涼的成分。於是偷偷的我便從書沿將眼光透了出去，向對坐的K看看。

——啊啊！他也在看我！他原來也在看我！…

這却是電的交流，我全身筋肉立刻感受到一種顫動。我倆將書籍都放下了，又相視了一眼。這相視了一眼爲了什麼呢？是別情的傳遞？是悲寂的燃燒？這怕惟有天才知道，我已由顫動而怔忡了！

室中垂頭往來的踱了幾踱，K沒站起來，支頤

着不知想的什麼。寒雀依然緊緊慢慢的叫，微風貼在玻璃上，細碎作聲。

“秋！今天天色像更沉滯些了！”K 弛緩的說。

“是的哩！”我更說得弛緩。

室中又沉默下去，週遭添上些刺人的寒意。

“怕是下了雪，這才討厭哩，”K 帶着羔羊般的雙眼向我一睨，不知憐憫我呢，還是望我給他的憐憫了？

K 本不甚喜歡講話，近來更加緘默。他偶爾也吸吸紙烟，這幾天却常吸起來，尤其是坐在我面前的時候。烟紋繚繞着，一團一團的忽聚忽散。他斜視這些烟紋，帶了一種探求什麼隱迷的神態。

“秋！我們真就要別了！……我們出去看看罷！”K 在今天又吸了一陣烟，故意的從嘴裏將烟又吐出來，慢慢的而且絲絲的吐出來。烟紋幻化成無數的或整或破的圈子，由明顯而暗淡而消逝。K

凝視之後，許是他有了什麼新的覺悟，突然說出上面的幾句話來。當他說的時候似乎從身旁摸了一摸。我也沒有什麼話說的，只是約略點頭。就是這麼，我們倆一同出去了。

大街上的人海裏浮沉了一陣。在從前像兩旁的電燈，川流不絕的行人，光怪陸離的百貨，都使我們發生強烈的反應，覺得其中另有一種風趣。記得是那個同學說的，晚上，尤其是黃昏的時候在街上散步，街上的一切，直是一幅極妙的活動影戲。然而，今天有些不同了哩！往來的人總不解何以只嬉嬉的面有喜色？在街上無論心事如何匆忙，也該慢慢的走，可以舒徐一點，急急的又做什麼呢？叫賣的聲音，瞧殺的也真難聽，我總希望他們叫得稍稍低些，雖然他們是不會如我的希望。燈光輝耀的如同白晝，閃閃的儘是在我眼前轉動啊！我的頭也被他攪得昏暈了！加之黃包車的鈴聲，幾乎沒有一

絲的間隙不是響着，試想：這又是如何的煩人啊！他們的聲音，他們的顏色，是無數的沉重的大石，緊緊的壓迫在我的心上。我為掩護我的心，背也弓了些，頭也低撇了些，轉不如未出來時的沉默了。在一條街勉強走盡時，我就和K說：

“K！這種影戲不要再看吧！”

“唉！……再走走！……回去又做什麼事呢？……”

“時候真不早了，也得趕回去吃晚飯了。”

“今天了！唉！還回去吃什麼晚飯？……”

K說過之後，又將身上摸了一摸和我說：

“秋！我們就到××園去吃晚飯吧。”

“唔！唔！……”我還在遲疑。

“真的哩，我們也沒一兩次能在一處吃了。這裏，我已帶了錢——你怕？……”

K這一說，我趑趄的脚步倒帶着微微的慚赧

和他走去了。

半小時之後，在××園的一間小房子裏，有我倆坐在那裏了。K本不會吃酒，平時只須吃一杯，兩頰就必紅得可憐。然而今天情形却不同了。他不作一聲的不待人勸，已經吃下幾杯去，像似玻璃盅裏慘白的酒今天對於他特有一種誘惑。過後，他見到我不甚吃，又轉來勸我。

“秋！怎不吃的？……唉！……今天多吃幾杯罷！……”說過後，他舉杯又乾。他一面將酒咽下去，一面將空杯傾側來給我看看，待我一杯喝完了，杯子才放下，互相夾了幾筷菜。他沒有話講，我喉中也像堵塞着什麼。

視線又在沉默中相接觸了。這却使我心頭難受。我幾番想規避他射來的視線，儘是不能做到，又幾番與他相接觸了！在這沉默之中，我祇聽到他微微吟着一首詞——什麼？“來朝便是關山隔……

傷心色……”吟時他又用筷子蘸些酒在桌上塗抹，寫畫成了什麼，這怕只有他自己才會知道。

“秋！春光已到了此間，前天我們去遊洪山時，郊原上不已看到許多青翠的烟嗎？可惜你便要走了。待你再來時，不但春光已老，連春的痕跡絲毫怕都沒有了。此番我再到洪山……”K 說到這裏，自然是他過於傷感的原故，已哽咽着不能說下。筷子在桌上塗抹得也格外快。

“K！三月中也許我還回到武昌，……”我勉強的說。

“也許你還回到武昌！……”這不可必的希望，更增加他惜別的情緒，惜別的情緒糾纏着他不能多說了。

就在這黯澹的話別之中，菜又上了幾樣，他和我都胡亂的吃了一些，離開了那裏。在歸途上，我曾零零碎碎的買了些什物，如什麼牙粉，杯子，筆，

墨，……之類。他隨同我走，不作一聲，有時爲了講價與店家彼此爭執起來，他在一旁，也不作一聲。又有時因爲車子擁擠，我或走到前面，他在後面走着，還是慢慢的走着，不作一聲，更或是他走到前面了，站下來等待我，無神的立着，總不作一聲。及至走到較爲冷僻的地方，我倆才並肩走了。我倆緊握着手，從街旁遲遲的走過，兩旁有些什麼店家，真的，連一升也沒留心哩！這樣走到校裏，在電燈光下，我倆算是受沉默征服了，已頹然的睡去。……

就是那日的明天，我匆匆的從武昌又流落到了長沙。

這些事情，至于今日，已有整整的一年。一年的時光，只是瞥識的工夫，已丟在不可測度的回憶的深淵裏去了。其間，我曾流落在長沙半年，回到故鄉又已半年。倥傯的人事，使我腦中所旋轉的，

精神和肉體上所感受痛苦的，多是些令人傷懷的瑣事，至於過去的一些踪跡，帶有甜意的回憶，現實的潮汐不能應允他生存，激盪到不知何處去了。尋尋覓覓，教我從何處去尋覓呢？

只是今天，夜已深了，外面的雨聲，比起先前繁緊了些，桌上的燈光，也是比先前幽暗些。在這方丈的室中，儘管面對面的有兩張桌子，兩張床，兩個人，然而我却想我已不是舊日的我，那一個也不是K呀！不過因為職務上的關係，他才和我同在一室。在如此的細雨淒涼之夜，他已早早攢入被窩裏，尋覓他的好夢。鼾聲從他鼻管裏一緊一緩的傳來，和窗外的雨聲作不能和諧的應答，更使我在椅上不耐久坐。冷風又從窗隙裏擠進來，向我身上直刺。

——啊啊！睡吧！睡吧！……………

我已睡在床上。這種冷冰冰的被褥，平常因

爲倦怠的關係，進去也許便睡熟，可是，今天有點異樣了。隔床的鼾聲，第一使我難受；真的，今天的鼾聲是如何醜陋啊！我十分的不聽聽他，想即刻睡去，而睡魔又爲他的醜陋嚇走，再莫想入夢，只有一夜懷人聽雨眠了。

幽幽的我睡在床上，也就幽幽的想去。我想：若是這對床而眠的不是陌生人，乃是我很摯愛的K君，他固不會有這醜陋的鼾聲，即是有點鼾聲，我也可委婉的叫醒他，同他夜話。這麼，外面有寒雨也罷，有冷風也罷，也不會欺侮侵凌了我罷？如今呢，K還在千里外的武昌，他如何能來慰藉我呢？前天他來信說，他如今苦寂得很，唉！流浪的悲哀，失侶的悲哀，K必嘗到了。不過，他又那知我在故鄉，還有這苦寂的情況呢？——人事原真難問喲！

.....

那是一箇微雨的黃昏，外面沒有我倆走的資

格了，都蜷曲在房裏。電燈還沒燃上，房裏滿滿的僅有黑暗。我和他聯肩的坐在床上。起先還有話講，講到故鄉，講到故鄉的瘦西湖，平山堂，船娘，歌女，……由船娘，歌女，又講到小船，茶舍，……兩個人都是作客，又都是離開故鄉好久了，所以很容易講到故鄉。講到後，心境上總有一種特別的滋味。如今我在故鄉，他還在異鄉。我祇覺得目中的故鄉，迥非心上的故鄉，這是一種淒涼；而他心上的故鄉，沒人共話，怕不也是一種淒涼嗎？過去的事，是多麼耐人尋味喲！

過後更昏暗了，昏暗且將侵襲到我們的心頭，於是有話也成無話。沉默對着沉默，從沉默中傳遞了不少的消息。他那帶有稚態又似乎向人乞憐的目光中，像已告訴我，我們都是異鄉的浮萍啊！異鄉的淒涼，異鄉的鬱悶，異鄉的飄泊，我們都是一樣的啊！此後我們卽是同鄉，怕還不是鸞鳳泊各

天涯嗎？他說過後，我也從沉默中回答他：唉唉！不必此後是鸞飄鳳泊，你看，現在不已經是的了嗎？昏暗阻隔了我們，我們又有什麼方法阻隔了昏暗呢？我們同是淪落的人啊！……就是這麼應答着，昏暗已將我倆吞沒淨盡。

這是可以眷懷的一幕，無論昏暗如何冷酷，總比今夜懷人的滋味好嘗些吧？在今夜，我才很厲害的憶起K來。當我由武昌到長沙時，我曾說，“三月中也許我還回到武昌。”在那時，確實我可說這話，因為我不能久在長沙，還到故鄉，就要順道至武昌。K是很容易會到的。如今一年後的今日，固然我不能再在武昌，也不能再講這種話了。烟花三月，我有什麼方法呢？祇好希望K能回到故鄉了。——窗外的寒風呀！請你吹到武昌時，便中交給K我這眷懷之情。你便說春光已到了故鄉，郊原上也看到許多青翠的烟。烟花三月，我在等待他歸來

啊!.....

他異鄉的苦寂,我也故鄉的孤憤,啊啊!兩地的相思,祇有付之寒風之吹送了!

十四年在揚州

此
页
空
白

蛙 鼓

看一看桌上的表，已有十點多鐘。天氣也真熱得可怕，在我身上每個毛孔裏總不斷的有汗液向外浸。窗前一棵不知名的小樹，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，是在默想些什麼？慣於夜遊的螢虫，帶了微光，閃閃的飛過，或者想衝破室中的岑寂和窗外的幽暗罷？我無法消這燠熱的長夜，以爲室外的風大點，就移了一張橈子到外面坐坐，室中燈光也讓他熄去。

我的室外是一個天井。天井前面是一排竹籬。竹籬的那邊，就是學生們的領域了。學生們常於籬隙窺看先生的行動，先生們也有時從內向外窺看：三三五五的聚談着，三三五五的遊戲着，三三五五……

今天天氣太熱了，學生們也睡得遲，十點鐘以後，仍有人在竹籬外面聚談。默默聽去，像正討論什麼人生觀的問題。

“……人生觀各人總是有的，……”一個粗濁的聲音說。

“……什麼？你所謂人生觀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……”這說得清脆。

“我之所謂人生觀，就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見，就是對於……”又是粗濁的聲音，還沒說完。

“呵！呵！我曉得了！人生觀者，各人意見之不同也；是不長？”這又是清脆的插嘴說。說時故意放

不過頭向前撇了一會，像就得了什麼靈感不得不使我嗤的一笑，於是我再來聽蛙聲，就覺和從前有點異樣了。他們可不都是青春的消逝者？他們痴呆的蹲在那裏，伴着自己青春消逝後的一副醜陋的容顏，用他無力而又勉強的沉沉的聲調唱着，藉此消磨這漫漫長夜，夜的寂寥：這我從蛙聲裏很分明的聽得出來，我愈聽愈像，真的，在我眼前正羅列着不少的青蛙，緊張着他們的肚皮，用了傷老的苦臉，表現出一條條皺痕的向我叫着：

“我呵——我呵——”

“我呵——”我全身的筋肉頓時緊掣起來，這“我呵”兩個字正像一枝小箭，直刺入我心坎。手頭烟燃完了，又燃起第二枝烟，並沒有什麼迫切的需要却深深吸了幾口，我一面看着烟的燃燒，一面又聽到離外喁喁的絮語。

“老實的說罷，就是一個人的人生觀也隨同時

出一種高下失常的聲調，顯然帶了許多調侃的分子。

“不是，不是，你再聽我說下去，……就是各人是各人……”

“呵呵！我又曉得了，人生觀者，各人也；是不是？”

“你真亂辯！……搗亂！……”粗濁的聲音那個有點怒了。

“嚇，嚇，嚇，……”

“嚇，嚇，嚇，……”都是旁聽的笑聲。

一陣諧笑之後：籬外靜默了許多，正如大風濤過去後，只剩有微波與細沫而已。這時突然從遠處送來一陣蛙鼓。我知道這是護城河裏送來的，因為日間我常從那裏經過，其中確有不少的魚蝦與青蛙。蛙聲不斷的送來，送來一種沉濁不能諧和的噪音，我燃起一枝紙烟，隨意的吸着。又聽聽蛙聲，祇

間迅速在轉變；你能說我們現在對於人生的態度和從前一樣嗎？將來又能和現在一樣嗎？唉！唉！……”

“唉！人生觀！萬花筒子的人生觀！……”聲調都像轉變了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又是一陣蛙鼓吹送來，我想起我幼年的仙境了，在我的故鄉，我家住宅後面，就有一條小河。冬天乾涸了，也可見到底，夏天却都有些綠水與萍藻在蕩漾。那裏面有不少的魚蝦，和數不清的田螺與青蛙。青蛙跳跳的，我是不易捉到。有時幸而能用手按着，他總是鼓起肚皮，向我發怒，眼睛中射出怕人的敵意，就又令我駭怕起來，迅急的鬆手放去。捉是不捉他了，當他竄到草裏去時，我才有點怨恨，就拾些石子打擊他。明知是打不中，在他驚

慌的又向別處竄時，總覺到一股復仇勝利後的快意。除了青蛙，魚蝦又太狡猾，儘管我用香餌引誘他，他也不上我笨拙的釣鉤。有時且能從釣鉤後面將香餌偷食了去，使我嘗嘗過分的失望的悲哀。只有田螺是愚笨不過。見了人來，只會躲到殼子裏去，絕不會再移動他殼子，避免敵人的捕捉。我就幾十幾十的捉起，養活他們在一個有蓋的罐子裏，在他們生育下許多小田螺的時候，我喜歡得幾乎狂叫起來了。開張着我的小嘴對了罐子微笑，還輕輕的拍着小手，啊啊！拍手真是不該，給我母親聽見了，她押着我將大小都可愛的田螺放去，可憐我看好一個一個跌落到綠水裏，濺起很多的細碎的波浪，怕不就是我傷感的淚珠嗎？——我母親是不能了解我的，在她防閑略鬆之時，又去第二次捕捉了。

釣魚，打青蛙，捉田螺，在幼小的時候，簡直成

了我的功課，就是我哥哥也是如此。不過到了現在，這些都在另一個世界中了。雖是還能記憶，中間却已隔了一道絕寬的河，只任我遙遠的帶着追憶看着，豔羨着，再不容我深厲淺揭了。即如不遠的護城河裏的小動物也真不少。閑下來由那裏經過，小孩子成羣結隊的沿河活動，那正是我過去的景光啊！在那時候，做什麼奇夢，生什麼幻想，也想不到今日的我的。

第二枝烟又燃完了，夜露落在衣襟上。隨着一陣涼風走回到室裏去睡覺，籬外的學生們，却還刺刺的討論他們的人生觀哩：

“……你能說現在的我們對於人生的態度和從前一樣嗎？將來又能和現在一樣嗎？……”

“……唉！人生觀！萬花筒子的人生觀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——他們的刺刺，失去我一晚的睡眠，何日能

將這補償起來呢？他們是不顧到這些的！

十四年在長沙

慢 些

我原也可罵罵這拉我車子的車夫。他曾和別人一樣，強索我的車價，而拉起來反是慢得不了，同時同地出發的車子，都飛也似的跑遠了，即是在我後面的也一輛一輛的超軼而過。不時還有馬車得得的從後面趕到。

“馬車！馬車！”

就在這得得的馬蹄聲中，馬蹄踐踏起的沙塵中，以及咤叱與呼喚聲中，馬車也一輛一輛的離我

遠了。當着馬車趕到我面前時，馬車夫多特意轉頭向我作輕蔑的一笑。自然他是馬車，我是人力車，在如此的情況之下，驕矜原是屬於馬車的，而我總有點悒悒。於是在一二輛馬車走過後，祇須聽到得得的蹄聲，不必再等到車夫的叱咤，早紅泛着臉，將頭蓋低揪下去，以免驕矜的猖狂。

不能爲我爭氣的車夫，他又始終不與別人爭抗，這真使我無法理。起先我也曾有點生氣：氣他無能，氣他慵懈，氣他使我丟臉，氣他使我跌落身價。我曾將右脚在踏板略爲一蹂。他慌了，匆驟的他轉來一看，又匆驟的回轉過去，顛動了一兩次，似乎拉得快些了。不過這是不能長久的，一條街走完後，依舊慢吞吞的讓一輛一輛的人力車，一輛一輛的馬車超軼而過。他無法使人力車與馬車很友誼的等待他一齊走，惟有遙遙瞥着風沙中逝去已遠的一羣車子了。又倘若他能不拉我，對於我那一

蹂，總可給予一種報復，或者即隨時停止在路旁，從風沙中看看車子們在爭逐，也可增加他一點高高的傲意，然而他也不能！在他看過遠遠的羣車之後，他祇能表顯出頹喪與嘆息，轉頭時乞我的哀憐。啊啊！他無抵抗的悲哀，給與我心頭疼疼的一刺，我可再不能生氣了。悲哀而且傷感的情懷，反像四週的冷空氣一樣，由淡薄而濃厚，緊逼到我的身上。

——啊！他才是個可憐的車夫！他豈是好意拉慢了的嗎？他不也努力過嗎？然而努力的結果，祇不過增加他落伍的創傷。他右足是傷了，不已經裹上布了嗎？這走路時過分的顛簸，便是掩護他足部的創傷，而又不能不勉強拉車的一種苦痛的表示，我還向他蹂腳，增加他的愧赧，啊！啊！……

我淺薄的同情心，從好勝的帷幕中探頭探腦的走出來。我再看看四週的空氣與景色，也隨同

着更變了。日光暗淡得可憐，被風沙迷漫着，像才經過熱烈的哭泣之後，面龐還約略呈露些浮腫。馬路兩旁的小柳樹，並不曾到秋天已在那輕烟的紗罩中垂頭在表示他們的苦怨。我看看日光，看看路柳，看看車夫，聽到又有得得的馬蹄聲逼近了。

“馬車！馬車！”

我的車夫又慌了！他迅速的向後一看，確是一輛馬車，——一輛馬車啊，如何使他不怕並且不讓呢？他就迅速的向一旁讓去。就在這退讓的時光，後面驕矜的呼喚聲却很自然的變做叱罵聲了。

“馬車！馬車到了！讓都不會讓，他媽的！這樣還拉車嗎？滾開些！……滾！……”

馬車夫的叱罵，更增加我車夫的恐慌。他顛簸的向一旁讓，許是被過分的叱罵聲所激刺，結果更增加了他的顛簸。

“不是讓着嗎？這樣罵法做什麼呢？”他一壁揩

着額上的汗液，一壁轉頭向馬車夫說。

馬車夫一聲不響，加緊了幾鞭，不過剎那間的工夫已超軼前去，馬頭昂了幾昂，這無知的畜生怕也知道了他鞭策的主人之勝利吧？等等再來看他的主人，身材像又魁偉了些，坐的地位像又高超了些。他正同放滿的春花，懷抱着不可言說的喜悅與希冀。已經走過去幾步，才從灰暗的風塵裏，送來零落的話言：

“……………這樣還拉車子？……………只好討飯去，……………嚇！嚇！跛子的車夫，……………”

——啊！啊！你這落伍的車夫！……我轉回來再看看我的車夫，輕微的從心底裏說了這一句。這時他的頭向前撇得更低，身材幾乎縮成了一團。赤膊的背上呈露出豌豆大的汗滴。沙塵落上去，正如深秋衰草上黏着的露珠，帶了許多慘淡的成分。他再無工夫將手回轉去揩拭這層出不窮的汗滴，祇

將他疲於奔命的特有的喘聲傳送到我的耳鼓來。

“噯！你就拉的慢些罷！……”

這是蹂踏腳板以後的話言，原也有些突兀，就好言變做惡意了。他又急急用那羔羊般乞饒的眼光直向我身上射來。汗珠浸出的更多，腳顫簸的更厲害，他像還要作最後的努力，他攙雜作氣喘的說：

“先生！車子是一定趕得上的，這時還早，你老人家不要忙，……唉！今天實在是因爲腳刺傷了，累得先生着急，……”

這分明是誤會我的意思了，並且誤會得厲害。在不同的地位之下，而又是態度激變之下，惹起他却好相反的誤會，原是不可避免的。一股哀矜他的意思，反在胸中激盪不已。適才向他蹂踏腳板的事，如今倒是特有的慚赧了。我祇好再和顏再低聲向他解釋這應有的誤會：

“不是這話。裏外可以趕得上十一點快車，慢點也沒大關係，我並非——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承你老人家情！……真是今天倒霉，早上起來便被碎碗鬚子割破了腳，……”

他這種怨聲，在我耳邊蕩漾又蕩漾，好久之後，才向四邊發散。啊！何以路旁突然落下幾片半黃的樹葉？

啊啊！落伍的象徵！……

想到落伍，像這種怨聲不必是他獨有，自家的身世也極易的聯想起來。

——啊啊！不錯！這是落伍的象徵！

這時車子又拉過一條路。正在一道修長的馬路上踱過，我就想了：

——便是這麼，不必說什麼落伍不落伍，徒惹別人說你是笛卡丹。我坐在車子上，啊！便是這麼永恆的將我拉去，他拉着車子，啊！便也是不停的

伴我走去。一條一條的馬路，從我們旁邊插過，一叢一叢的樹木，從我們旁邊插過；一陣一陣的風沙，從我們旁邊插過。沒有人也好，沒有畜也好，沒有泉鳴也好，沒有鳥語也好，祇須能我不侵人，人不侵我，動者恆動的這樣拉過去，豈非我自己也好，拉我的車夫也好，免得侵凌罷，也免得傷感。啊啊！這是多妙呀！這是多妙呀！……

我眼睛微微閉起。在我面前確已看到一望無盡的闊道，有我和車夫在上面正轉動去，寂寂的，沉沉的。像我身子已經輕了些，不是在地上，却在雲霧叢中，受雲霧柔和的烘托。

——啊啊！這是多妙啊！……

“先生！到了！車子還沒來呢。”車夫叫醒了我這迷夢，才知道火車站已經到了。

——呀！這麼快做什麼呢？……我心裏才真是怨車夫。

“先生！我說還早！”車夫還是這麼說，以為他是勝利了。

——唉！唉！在不同地位之下，……唉！唉！

……

我嘴裏却沒一句話回答他。

十四年在揚州

此
页
空
白

鴉鳥與鳴蟬

沒有一些“幽默”的情韻，祇知老實的在樹梢上叫喊的夏蟬，被一旁蹲着的貓頭鴉鳥厭惡了。

“嚇！醜陋的小虫，你以為叫喊得好聽嗎？”鴉鳥驕矜的指斥。

“鴉先生！我這叫喊雖不好聽，難道說是妨礙你嗎？”夏蟬未動聲色，一面依舊叫喊，一面和緩的回答。

鴉鳥不想在他驕矜而高貴的指斥之下，竟有

這樣帶有反抗性的答案，他雙眼緊張得更大，若不是不能看見，怕要將夏蟬一嘴吞沒了。他全身的肌肉一齊顫動，兩翅微微開展出去，頭向前面伸着，露出更橫暴的模樣，向夏蟬說：

“嚇！你這小醜，你這無聊的叫喊！你須知我該有指斥的權威！”

“先生！我雖叫喊得無聊，我却有叫喊的自由。”

“自由？嚇！權威之下還有自由？在這種日光像火燃，一絲風也沒有的時候，睡睡不正好？無聊的叫喊做甚？嚇！不受訓誡的小醜！……”

鴉鳥埋頭欲睡，蟬聲的響噪，終於使他不能入夢。他知道了，此時對於夏蟬的權威有所不及，表面上的態度也就和緩些下來，向夏蟬又冷冷的說：

“天氣太熱了，你也該睡睡才好啊！……”

夏蟬停了停，轉來向鴉鳥看看才回答他：

“先生！因為天熱得厲害我才叫的哩。至於睡，先生，在我還非其時。不過，先生，你日間睡了，夜裏——”夏蟬明知他夜間是捕捉弱小鳥雀以飽腸腹的，說到這裏，故意停頓下來等他自己的解答。

“我夜裏嗎？我夜裏便看看夜色，在黑暗中遊行遊行。啊啊！黑暗中是多麼好呵！我在希望夜的來到。”他說過之後，眼睛閃了又閃，在追味他每個夜間所做的一切。

“先生！我誠懇的和你說，你喜歡夜裏，我喜歡日裏，是你和我已在兩個世界之中。你不能了解我為什麼要在烈日中叫喊，也正如我不能了解你為什麼在黑暗中遊行一樣。”夏蟬覺得和他答辯祇是一種枉然的事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！我在希望夜的來到！”這時的鴉鳥已浸沈在黑暗的回憶中了，不覺又重說了這麼

一句。

夏蟬再無多話可說，當他展開薄翅飛去時，祇低低的向着太空訴說：“我希望黑暗中罪惡的暴露！”

十四年在揚州

烏鴉的埋藏

這已是殘年時候了。滿佈在郊外的，全是“憔悴”的蹤跡。原野上的草，還是那麼萎黃，堤岸邊的樹，還是那麼蕭索。彫謝了的花朶和枝葉，已和墓中的陳死人一樣，再也莫能還歸原處的；辭謝了母體，風使他們飄泊過了，雨雪又使他們再化而為腐臭。新的嫩芽，又因為至今還沒接到春的消息，亦復無從顯露出來。一個偌大的郊野，就都被苦寂吞噬了。一陣兩陣的西風過去，在已經彫零不

堪的草木上，着上許多的芒刺，他們怕不全萎縮到地土裏去；郊野便更覺闊大，苦寂也越覺猖狂了。

這時在生命之途上已經走倦了的烏鴉，從灰滯的雲翳中飛來。他實在是創傷太多了，太重了，飛也飛不到想望的地方去了，祇好立在一株枯樹上作最後的安息。他立在枝頭，用着醜陋無文采的面龐，顛而又顛的向前看看。灰滯還是灰滯，苦寂還是苦寂，不會因為他可憐的願望而改變了的。他惟有撲撲兩翅轉過頭去：失望了！失望了！

在他轉過頭去時，折損的羽翎，斑剝的血跡，像格外鮮明起來，一點點增進他失望的火燄，末路的悲哀。他原是一隻天生的烏鴉，啊，一隻天生的烏鴉呀，這還有什麼方法呢？飛在空中，沒有乳燕那麼體態的輕盈，立在枝頭，沒有黃鶯那麼歌喉的宛轉，臥在池邊，沒有鴛鴦那麼情懷的嫵媚。他祇會啞啞的叫喚，尤其是當他見到人間罪惡的時候。

叫得更醜，更不耐聽。身上的羽毛，黑到像黑炭；無有一點文采而又將一切顏色收沒了的黑色，只會給與人以抑鬱了。即使用水漱漱他的口，他叫喚的聲音，不能因此而更變；其他鳥雀的毛羽美麗的雖多，即便一根根移植到他的血肉裏，又何足掩蓋他全部的醜陋？——他原是隻天生的烏鴉！

他因為自己是隻天生的烏鴉，看見到人世一切的悲愁與罪惡，都很易的能激動他的哀弦，啞啞的為他們悲戚，然而人們又從那裏知道呢？並且從他充滿同情的雙眼裏，還能體會出人們未來的或者隱藏着的悲愁與罪惡，這也很易的能激動他們的哀弦，啞啞的為他們悲戚，然而人們更從那裏知道呢？他記得他飛在空中時，曾為人們熱狂的呵叱過，雙翅受恐懼的侵襲，招展得更速，撲撲的幾乎從高空顛墜下來。他立在枝頭時，人們又曾將樹幹顛搖着，使他這餐風沐雨的棲所也不能不輾轉遷

移。至於池邊小立，更是少有的事了。地面儘管是闊大，他走遍了南北東西，也沒覓到一點立足的所在，人們總認他是一個撒旦，一個負載滿悲愁與罪惡的撒旦。他只一到那裏，那裏便都撒下了不幸的種子。他雖竭力爲他們現在的不幸來哀弔，未來的不幸來警告，而他們不但蒙閉了耳目，更蒙閉了心思，只會始終的承認，他是一個負載滿悲愁與罪惡的撒旦，用全力來詛咒他。

“呵！呵！可惡的東西！去！去！……可惡……”

這種呼叱聲，幾乎到處都可聽見。並且人們還怕有時呼叱不週到，又在牆壁上貼滿了鴉鳴鵲噪一切無忌的紅條子，表示他們的驅逐與詛咒之心，這幾乎也到處可看見。就是如此，一天一天，一月一月，一年一年，全身已都滿着模模糊糊數不清的創傷。在昔，他還想望這創傷痊愈，過後愈變愈多，斑痕也愈加模糊了，他便像喪亡了愛子的慈母，對

着遺像，一天一天過去。由過分的悲哀漸變而為麻木，失望，以及無限的空虛。他的心中，一樣的和這外面殘冬的郊野一樣，充塞滿了寥廓與沉滯，即算想悲哀也無從悲哀起了。在生命的征途上，他只有倦怠。他覺得生命之途上最後的一步，即在他的目前，只須他將遊絲般的一縷未斷的系戀之情截斷，隨時便可踏入另外一個世界裏，解卸下歷來所難能承受的一切。

他立在枝頭，看看無盡的莽蒼，又看看自己，實在的，自己蜷縮在大地上，比滄海一粟還渺小得多了。

——唉唉！大地！我太渺小了，我的悲憫，何足博得人之同情，何足爲人所了解？如今，我只有悲憫我渺小的運命了！唉唉！大地！從此我就永歸黑暗了罷！

在他眼眶裏有點模糊起來，心頭僅有的熱血，

像就要從眼眶裏一齊迸裂出去；一種由失望與回憶揉合成的憤慨之情，逐着熱血，在通身的迴環着，令他感受到酸辣交併的難受的滋味。他又撲撲雙翅，想再飛去，但是身子已經鬆軟下去。他所有的餘力，早已離去了雙翅，正是鼓動他血液，梗塞了他咽喉。這麼，他雙翅躡下去了。

——唉！不能再走了，那裏是我的歸宿呀！

祇不過一瞬間，他什麼都絕望了。他覺得人們不必定是需要他。這微弱的呼聲徒然博得遍體的傷痕，他就蹇然從樹頂上墮下了。

片晌之後，在死去的烏鴉之旁，正有幾個兒童立着。

“啊！死的烏鴉！……”大些的說。

“還有血哩！可憐的烏鴉，給不給他埋藏起來呢，你們看？”另一個說。

“不，不，……………我媽說烏鴉不是好東西，都是代人叫出禍來。……”最小的一個說。

“不錯，烏鴉是不好的鳥雀，闖禍精，埋藏他做什麼？”還是大的說。說時提起向空中一擲。隨着幾滴鮮血滴落之後，這死去的烏鴉，依然又跌了下來，跌在一個污泥的塘裏。

“哈！哈！哈！烏鴉！真是烏鴉！又掉到泥污裏去了！”

“哈！哈！摔得好！我才歡喜哩，罪惡的報應！……”最小的一個說。

另一個沒有開口，正立在一旁微笑。

烏鴉跌在泥污裏，兒童也分散了去。風依舊在吹動，太陽也不會就出來。郊野還是郊野，有死和灰色充滿着。祇在一半天之後，才走近了一位青年，拖帶着沉重的脚步聲。額間有不少的皺紋，是絕經人世的標識，還是他頹廢的象徵呢？手中正帶

着一束文稿，他自承認不論是每句或是每字中間，都有他心血灌注入的文稿。他曾繕錄清楚，手自裝訂得如他能力所達到的，他又曾紅漲着臉，請求人們的同情。但是同情祇不過海上的烟嵐，倏忽即逝的，秋空的纖雲，飄泊無定的，雨後的殘紅，憔悴可怕的。他已盡力去追逐過，却如荒郊深夜的燐火，愈追倒愈是隔離遠了。他惟有舉起噙着眼淚失望的雙眼，向遠遠的燐火的同情嘆息。

他顫動的雙手，走時曾幾番將文稿滑溜到地上。從地上又拾起時，殘淚與泥污已同冬日草原，縱縱橫橫都變成悽惶的痕迹。他心血的結晶，每一句或每一字，唉！模糊了！模糊使他傷心，而傷心更使他心血的模糊；這如何不使他額間有不少的皺紋呢？皺紋日漸多了，他也正確的被稱為與救國愛國無補的頹廢者！

在郊野上踱了又踱，不是有心尋覓什麼，只自

心上總像缺少一點什麼。無意中他瞥見蜷臥在污泥中的烏鴉了。他提起來看看：

——已經死了嗎？眼睛還沒閉緊哩。……他心中的空想處，一時被感傷的情懷填滿：人世上不必戀戀了！

他輕輕的用手將烏鴉的眼簾抹了又抹，使他的雙眼再不必有一絲開隙，透視到人世的卑劣。這麼，他凝想了，片晌，便從身邊取出了小刀，就近掘成一個小穴，將烏鴉血肉模糊的尸體，裹以他的文稿，是烏鴉永遠的衣衾，又將泥土覆上，作成了一個新塚。再將他襟上的梅枝，插好在墳塚上去；末了，又為這可憐的烏鴉祈禱：

“烏鴉！可憐的烏鴉！你這遍體的創傷，是人世在愚昧中給與你的，你也莫再悲傷了。你有熱烈的心腸，你有梅蕊的芬芳，如今裹你以我血淚換來的文稿，你們便永永相伴於地下，長眠也好，再莫重

見此世的天日罷！再莫重見此世的天日罷！……”

十五年在揚州

緲 茫

他——行歌的盲者，——像又做完一天的工程，轉回他敝陋的家裏去了。引路的小兒告訴他，斜陽已懸掛在西面的樹梢，縷縷的炊煙又在各個人家屋背上浮動。他一聲不響，也許點了點頭，依舊隨着那小兒走去。

這不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嗎？當他苦悶的時候，他就想。

——我竟爲了什麼還存活着呢？

他想了又想，總不能回答出這“爲了什麼”的道理。可是他却不因此便否定人生，取一種慢性或急性的自殺的手段，還是悠悠的過活下去。在這種悠悠的慢無目的的過程之中，有時自然免不了苦悶，免不了傷感，甚至於免不了憤慨，而當苦悶傷感和憤慨能約略銷沉的時候，在那不可知的前途，又像有星星美滿的希望，呈着笑靨歡迎他，雖然模糊影響，不可捉摸，却使他不容自己的又悠悠度活下去了，——悠悠的啊！

他提着一隻殘敝的四絃琴，隨同引路的小兒走去，今天這樣，明天又是這樣，後天還是這樣。週遭的市聲，充滿了貪嗔愛惡的市聲，像和他心境已不能發生什麼關係。在他面前，儘一片縹茫的曠場，他便今天，明天，後天……悠悠的走去。走到什

麼時候才是止境，怕只有請求上帝來幫助他知道了！自然，這是一件多麼寂寞而難堪的工程，於是他就將他心坎裏所感受的一一從琴聲裏陶寫了出來。

聽啊！若是我們也在寂寞之中，斷斷續續的聽到他琴聲，心境當不期然的沉靜些下去，愁絲也便一縷一縷網上了心頭，感覺到一種模糊的空虛，失望、淒涼，……

今天他隨同引路的小兒走了一天，胸坎裏總是冷汪汪的，似乎與昨天或是前天有些不同的情味，却又不能描寫出來。

在歸途中，他更是感受到從來未有的不安。這從來未有的不安，在他脆弱的靈魂，又加上一縷新的創傷了。

——唉！可憐！一個瞎子，便什麼美好的景色

都不能看見了。

——是的哩！這又怎樣過活下去？

——也只有混一天是一天了！……你不見這個瞎子憔悴得比從前更厲害嗎？這就是他告訴我們一天一天憂鬱的增加了！……

無意中聽到人們在路旁這樣說，當他走過的時候：“這又怎麼過活下去？”“也只有混一天是一天了！”他眼球移動了幾次，滲透出兩行清淚。

——真是只有混一天是一天了！

於是從前能夠慰藉他的，模糊影響不可捉摸的星星希望均消逝了不復再見。在他面前總不過是一片渺茫的黑暗，隱隱約約之中還顯露出無量數心懷叵測的魔鬼。嘲弄！譏刺！詬言！恨惡！……所有魔鬼們一切的涼德，都變做對他放射的箭，他也就變了衆矢之的！

他消失了模糊影響，不易捉摸的星星希望，對

於這“混一天是一天”一句話，覺到格外有意思，耐人尋味，在歸途上步行的速度，便也弛緩了許多。他再沒有點氣力，全身幾乎要一齊癱軟下去，……

——唉！又混去一天了！

他今天像是很失望了。他忽然又想到年幼時許多甜蜜的情況，這許多甜蜜的情況，就像與他相隔幾千百年似的。悵惘的薄幕，儘使印像模糊下去，要迫着他的過去，在回憶中都成爲隔代的野史。他想想，又想想，都成爲飄忽的，零碎的，和未來的星星的希望一樣，統是不可捉摸了。

——唉！混到那一天呢？

酸辛的游絲，捆縛了他的全身，他的心靈，這在幾點清淚中是剝蝕不盡的哩！他又走得弛緩，琴聲弄撥的連同緩遲了下去，逐漸低微，以至於悠咽不可再聞。引路的小兒，也一聲不響，有時向他看



A541 212 0023 1323B

128

郭 花

看，依舊引他回到那敝陋的家中。

唉！敝陋的家中啊！由酸幸而失望，而倦怠，他真的倦怠的厲害了。敝陋的琴聲，總未足寄託這身心，他更希望什麼呢？他只有沉默——沉默——下去，……永遠沉默下去了！……

十三年在武昌

